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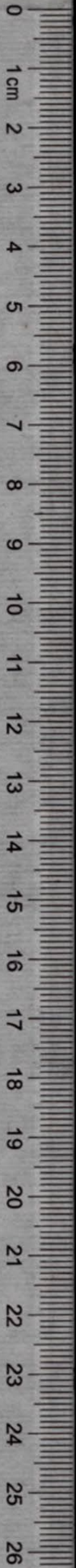
帶經堂集

~~6892~~

12232



810.72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 6230

帶經堂集卷七十六

歌  
聖哲  
交編

懷清園移文黃蘅秋書



810.72  
W238  
v17

6892

103059

帶經堂集卷七十六

玩蟲尾續文四記

浴驪山湯泉記

臨潼唐昭應縣也秦之驪邑驪山負西城華清宮  
在山北麓雍大記云溫泉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  
步泉凡三泓自山麓琮瑋而下至城西門散落溪  
谷流為潼水傳稱宮中自供奉二湯外更有湯十  
六所甃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花捧湯又以沉  
香木為山錦繡為鳥雁明皇時泛釵鏤小舟嬉遊

新城王士禛  
欽閔人程哲校編  
上定書

國朝  
藏書

懷清園移文黃蘗秋書

焉時松聲滿山流水東逝憶唐人詩云繡嶺宮前  
鶴髮翁猶唱開元太平曲俯仰盛衰之際爲之惘  
然泉上宋元以來詩版甚多有蔡京書朝元閣三  
大字按圖經朝元閣在老君殿北踞山之巔當以  
閣廢移置於此按天寶盛時山上有羯鼓斜陽吹  
笛之樓明珠南箏長生之殿及鬪鷄舞馬飲鹿毬  
場諸蹟今皆爲樵牧之場惟東西繡嶺綺石層松  
尚爲登眺佳處爾浴罷宿泉上公署即九龍殿故  
址也

行棧中二十四馬鞍嶺記

閏七月六日雨止趨武關以小舟渡入褒城縣界

行棧中二十四馬鞍嶺記

閏七月六日雨止趨武關以小舟渡入褒城縣界  
山多猿多鸚鵡自畫眉關而南至馬道百里間俗  
謂二十四馬鞍嶺險峭特絕一嶺上下登頓輒數  
里上如猿升下如鰲魚行外俯迅流內倚絕壁石磴  
連蜷其中山骨呈露不受寸土壽藤古竹輾轉四  
垂石壁如廡如突如城如碣如步櫺如堂皇屠廡  
奇態殊狀流玩不給飛泉出石罅奔流千尺與江  
水鏗鎔相亂按棧中之水大約有四支茶坪以北  
衆水北流爲清澗河入渭爲一支茶坪以南衆水  
西流至階州西和成白水江爲一支鳳縣以北斜

谷大散嘉陵諸水西流由徽州兩當界成嘉陵江  
 為一支柴關以南青羊水西南流至武關北褒水  
 從東來注之合流至武關石溝水從西來注之合  
 流至馬道驛樊水從西來注之又南合青橋沙河  
 諸水以入漢江其大較如此西都賦注褒斜谷其  
 水南流蓋未詳也馬道相傳鄼侯追淮陰於此或  
 云在巴山或云孤雲山未知孰是客舍後枕江流  
 如百萬甲馬聲使人悲壯

登嘉州高望山記

入嘉定州境連岡複嶺直達州郭一水繞郭南流

注江曰竹公溪有竹林三郎祠或云在夜郎縣溪上人家背

入嘉定州境連岡複嶺直達州郭一水遶郭南流

注江曰竹公溪有竹林三郎祠

或云在夜郎縣

溪上人家背

江面山隨溪數曲達於州門嘉州古南安華陽志  
南安縣治青衣江會云蜀王開明故治也憩上南  
道舊署署枕高望山之足有高望樓牕檻軒豁三  
峩正直其西問丁東院無知者飯後門人鄭陳季  
帥四子從登高望過一小寺甚荒落鄭生曰丁東  
寺也一井泓然在佛殿之南即丁東井山谷易名  
方響者時雨後水溢鄭生云水涸則井半有泉鏗  
然下注其聲丁東然高望一名高幟州之主山也  
有宋神霄玉清萬壽宮絕頂為高幟書院登此四

望其西三峩竦峙青衣沫若二江自西來會於雙湖岷江自灌口成都下新津武陽經城北平羌峽至凌雲山前三江合流浩淼無際凌雲九峰相接又名九峰稍南烏尤馬鞍二山鱗次江岸丹崖翠壁望若畫圖江流平遠戎瀘諸山宛至杯案昔人謂嘉陽山水為西州冠非虛語也日晡迫下山悵望而別約明晨登凌雲觀大像

遊嘉州凌雲九峰記

登高望之明日以小艇自東門渡江遊凌雲山鄭陳季帥四子從行既登岸諸子請候輿馬予履而

登焉草深石滑登頓甚苦二里許泉流夾道石壁



陳季帥四子從行既登岸諸子請候輿馬予履而  
登焉草深石滑登頓甚苦二里許泉流夾道石壁  
書凌雲第一重五大字上下山谷間草露沾衣泥  
中虎跡交錯於路又四五里始及山門門內有唐  
放生碑峭壁下垂石磴千折江聲澎湃起於足下  
壁間多前人題字有大書蘇東坡載酒時游處坡  
詩云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身  
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然終未踐斯語也寺  
創自開元鉅麗為西南第一明末袁韜武大定作  
亂寺為灰燼江岸大像開元中釋海通所鑿未竟  
示寂韋臯鎮蜀始成之舊有佛閣亦燬於兵墨莊

漫錄云嘉州凌雲大像記韋臯文張綽書字畫雄  
偉尋之不可得像前即三江合流坡詩奔騰過佛  
脚謂此像南為競秀亭由佛殿左折而上有小澗  
跨石梁坡公洗墨池也旁為清音亭兩亭皆俯江  
干平視三峩極曠望之致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  
流此足當之殿右為宋州守吳祕治易洞坡公有  
詩又有注易洞明守袁子讓刻五碑其中殿前有  
臥鐘二猶是開元舊物相傳阿羅漢像甚奇古亦  
付劫灰矣與諸子飲競秀亭青山白雲長江萬里  
罷酒巡視石壁諸詩得州人安磐松溪四絕句最

工聊記其二林竹班班日上遲鳥啼花暝暮春時

罷酒巡視石壁諸詩得州人安磐松溪四絕句最  
工聊記其二林竹班班日上遲鳥啼花暝暮春時  
青衣不是蒼梧野却有蛾眉望九疑青衣江上水  
溶溶隔岸遙聞戒夜鐘暫借竹牀聽梵放月華初  
到第三峰又隴右任倫題大佛云大像何年倚翠  
微靈光隱隱九峰暉可憐世歷風霜古銷却金衣  
變草衣餘不及錄舟人報船泊大像閣前乃循山  
門西麓而下不數武即至江口適舟人言此地盤  
渦迂急不可樣舟故由東山徒步崎嶇數里始達  
可笑也江干別四子登舟酌神解纜頃刻已過烏  
尤烏尤一名青衣山單椒秀出在九峰之後濃秀

如金陵燕子磯山谷遊此為易今名山有爾雅臺  
記稱郭景純注爾雅處上下產墨魚俗謂食研墨  
所化立春後泛子漁人以燈火照之輒止不去素  
子讓詩云何人解識終軍鼠此地猶傳翰墨魚按  
彛陵亦有爾雅臺未知孰是時風日流麗澄江如  
練順風蕩槳倏忽數十里回望嘉州城郭居然金  
粉畫圖大峩峰頂奇雲片片作白毫光予此行所  
歷名山太行霍太姑射中條太華終南太白岷山  
青城諸勝惟太華與峩眉差相伯仲昨一望於九  
盤再望於高望樓又望於玉清絕頂望於凌雲雖

身未到八十四盤佳處已領其要可謂歸去得雄

盤再望於高望樓又望於玉清絕頂望於凌雲雖  
身未到八十四盤佳處已領其要可謂歸去得雄  
誇矣

登渝州塗山記

康熙壬子十月初八日舟抵重慶府古渝州也明  
日登塗山林生堅本從常氏謂禹娶於塗山辛壬  
癸甲而去即江州塗山是也有禹祠及塗后祠酈  
氏辯之以爲禹娶在壽春當塗非此倦遊錄云禹  
廟後殿一氈裘像侍衛皆彝人云是禹婦翁也操  
小舟由龍門登岸龍門者江濱積石中斷如門俗  
謂龍門浩巴人謂小港爲浩今戎州亦有金箱浩

也浩之上瀑布如練數折入江右即粉水亦曰清  
水穴穴右即海棠溪溯瀑而上石瀨泓然茆屋十  
餘架閣以居略徇通往來山半時有稻畦凡十八  
里屢折益峻東倚奔峭西俯絕澗至一天門更上  
二里許度回龍橋抵真武觀遵西麓而上登鐵梳  
峰即塗山絕頂矣下視羣山累累如蟻垤三江合  
流曲折正如巴字渝城孤峙江中宛如龜之曳尾  
記稱渝城有門十七九開八閉以象九宮八卦云  
西北爲縉雲山山有迦葉尊者手跡上有相思寺  
生相思竹形如桃釵遵東麓而下石磴高危俯視

千仞令奴子夾持以行下山登舟順流至朝天門

生相思竹形如桃釵遵東麓而下石磴高危俯視  
千仞令奴子夾持以行下山登舟順流至朝天門  
林生別去

登忠州屏風山記

忠州漢地里志之臨江南宋陞咸淳府水經江水  
又東逕臨江縣南是也城堞冠山略如巴涪列肆  
民居頗輻輳程生來謁同遊屏風山山在岷江之  
北山麓二石表一西南向者曰大禹廟一南向者  
曰唐陸宣公神道東上數十步即禹祠榱桷陋甚  
舊有少陵詩碣自祠東北盤旋而上二里許石級  
甚峻夾道修竹巖下石洞即宣公集方書處洞左

微逕達峰頂為唐玉虛觀故址一碑大書唐忠州別駕贈兵部尚書陸宣公墓蓋宣公初藁葬於此有內江趙文肅公撰碑東偏有故祠址數碑或立或仆道第不可行州守劉君踵至為伐山開道拂拭出之乃明嘉靖中錦衣陸炳二碑炳自詭宣公後也聊城傅伯俊光宅詩碣云祠前古墓千峰遶祠下春江萬里流自是知臣惟聖主縱為別駕亦忠州展拜畢劉守邀往龍興寺寺即少陵所嘗寓居者今改名治平寺迫於解維不及往白太傅祠舊在州西巴臺寺側臺為巴蔓子所登以望楚兵

者東坡相傳在州宅亦蕪沒不得其處矣山谷云



舊在州西巴臺寺側臺爲巴蔓子所登以望楚兵  
者東坡相傳在州宅亦蕪沒不得其處矣山谷云  
樂天在忠州東樓以讌賓佐西樓以瞰鳴玉溪登  
龍昌寺以望江南山張樂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  
東坡種花東澗種柳其風流好事如此今惟巴臺  
尚存髣髴爾

登涪州北巖記

北巖在涪江北南對涪城江流迅急逆流五里達  
北岸始曙岸上皆巨石石磴自巖脚繚繞而上里  
許至普淨院舊址有四賢祠祀伊川山谷尹和靖  
及郡人劉尚書岌北上石壁橫可三十餘丈高可

七八丈壁間嵌山谷書鈎深堂三大字循石磴而上石壁益峻有洞可十笏許南面江水即伊川先生紹聖中謫涪注易處涪翁為題鈎深者也西偏有小棧跨澗澗中巨竹數百竿夾棧而生竹杪闌干詰曲孤亭翼然下臨江水風帆沙鳥如在鏡中宋之碧雲亭也州守朱君重葺之又修治鈎深堂遺址擇一二緇流居之其留意文獻可敬也石壁題字頗多漫漶不可讀有古樹穿巖裂石而上蟠曲如龍形王龜齡大書龍樹二字於壁又蔡白石一詩云點易巖前露未乾臺臨水府碧濤寒後儒

若問伊陽祕一畫當年示子安朱君以小舟跡至

一詩云點易巖前露未乾臺臨水府碧濤寒後儒  
若問伊陽祕一畫當年示子安朱君以小舟跡至  
攜茗具留坐碧雲亭日出始解纜

遊萬縣岑公洞記

岑公洞在萬縣南二里許洞方廣一畝餘中有二  
石如累碁屹立撐拄是鍾乳所成洞門瀑布十餘  
丈自懸厓飛下淙潺不絕下注溪澗寒沁毛骨洞  
中一池亦石竇溜水滴成之洞皆沮洳斷碑甚多  
率偃仆草泥中不可讀石壁上鐫鎚殆滿皆南北  
宋人題名獨覓魯直務觀詩不可得洞門岑公洞  
三大字紹興辛巳郡守何榘書其旁有嘉定間王

侶紹之題名記書甚道媚文筆亦可觀稍南一石  
表西向夾道巨碑林立其一大書二絕句頗類山  
谷亦嘉定間人不著名字一虛鑒真人贊元符二  
年知襄州柱國借紫岑象求撰陽翟李廌書蓋巖  
起方叔也岑公隋大業時人居此二十年得道仙  
去王侶記以為峽中之觀惟此洞及魯池不因江  
以為勝魯池在江北岸太白巖側苧溪上今譚氏  
兩侯一居岑洞一居魯池山靈有知其吐之乎萬  
為譚氏鄉里兵伯而民一占籍者皆號隸侯府縣  
官戶口纔二十餘家記謂其地多勁勇少文學迄

今猶然問所謂東巖者舟人不能知山谷詩穴巖

官戶口纔二十餘家記謂其地多勁勇少文學迄  
今猶然問所謂東巖者舟人不能知山谷詩空巖  
靜發鐘磬響古木倒掛藤蘿昏放翁詩一疋寧無  
好東絹憑誰畫此碧玲瓏觀二公所云當亦佳處  
也

登白帝城謁昭烈廟記

十一月十六日舟發夔州太守熊君過予以小舟  
同往魚復浦磧上觀八陣圖所謂六十四陣如棋  
盤二十四陣如偃月者不甚可辨太守云登高遙  
望行列宛然近觀即存髣髴理不可曉按蔡氏云  
八陣生於方圓方者坤圓者乾或謂風后因井田

之法以立兵制武侯得之布之魚腹壘或曰武侯與風后名同實異不可知也陳都督東海相待卧龍山下里許至少陵祠有石碣題唐杜工部子美游寓處堂三楹祠中有沔陽陳文燭修祠碑宋治平中知州賈昌言常刻少陵夔府詩爲十二碑建中靖國元年運判王濬又刻十碑於灤西果園今昆明池水一篇獨完則後人別刻秋興八碑非宋之舊矣此地  
在宋爲漕司即少陵灤西宅址連騎而東石路頗坦迤山上女牆曰子陽城其下爲下關城稍折而南即白帝城二城犬牙相連城枕白

帝山石垣繚繞上極青冥水經注所云白帝山北

關城稍折而南即白帝城二城犬牙相連城枕白  
帝山石垣繚繞上極青冥水經注所云白帝山北  
緣馬嶺接赤岬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  
東西七十丈東傍灤谿即以為隍西南臨大江瞰  
之眩目者也然入蜀記謂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  
帝相連關西門正對灤瀕堆則臨瞿唐者當是唐  
之夔州非白帝矣羊腸數轉始達絕頂正俯瞿唐  
兩崖灤瀕石在其西孤峙江面南向為昭烈廟規  
製宏麗明良殿凡五楹中祀昭烈皇帝以武侯關  
張配食像設古雅舊傳有山谷題名及元和碑皆  
不存正德中行軍右都御史林公俊一碣記舊有

廟祀公孫述林以征藍之役注軍於此始廢述祀  
改創三功祠三功者后土氏江瀆之神漢伏波將  
軍馬援也乃知此地曾祀子陽及伏波矣放翁白  
帝廟詩參差層巔上邦人祀公孫力戰死社稷宜  
享廟貌尊丈夫貴不撓成敗何足論二公持論不  
同如此祠北有麝香山杜詩注引寰宇記謂在姊  
歸縣東南者非東即讓溪源出大昌縣流經天池  
清溪南入草堂河曰讓谿水流逕赤甲白帝二山  
間逶迤入江又一水出大寧縣流經郡北戚靜山  
亦南與相會少陵草堂在其東河以得名蓋東屯

故地也寰宇記大昌縣西有千頃池水分三道一



亦南與相會少陵草堂在其東河以得名蓋東屯  
故地也寰宇記大昌縣西有千頃池水分三道一  
道南流爲奉節縣西灤水是也困學記聞東屯乃  
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田百許頃稻米爲  
蜀第一放翁云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灤猶  
沱浩之類也瞿唐之上兩山夾立北爲赤甲南爲  
白鹽對江山半有故城基略可辨識隋仄尤甚僧  
言即古魚復縣漢江關都尉治者都督慨然曰古  
人設險良有深意今若治白帝一夫當關可遏百  
萬之衆過今治遠矣放翁謂今治比白帝頗平曠  
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古今人所見略同也四顧江

山雄麗緬懷霸圖徘徊憑弔不能去都督開讌祠  
下奏軍中之樂聲琅琅然與天風江濤相應酒行  
無算移晷始告別諸君皆騎行送予由山麓出白  
帝城西門門去江岸直下數十丈爲之震掉下馬  
徐步舉少陵白帝城門水雲白低身直下八千尺  
之句宛然目中予登舟諸君自崖而返舟過灩澦  
自江中望之出江面可二十許丈正當瞿唐兩岸  
之中勢如怒猊北尻南首稍北即黃龍灘復有一  
石宛如研山兩岸各百餘丈豁然中坼是爲峽門  
酈氏所謂廣谿峽即瞿唐峽也是爲三峽之首峽

程記三峽謂廣溪峽明月峽仙人峽其瞿唐豔預

酈氏所謂廣谿峽即瞿唐峽也是爲三峽之首峽  
程記三峽謂廣溪峽明月峽仙人峽其瞿唐灩澦  
皆不與者誤也記又云自蠻江秬柏沱導等江至  
此凡二百八十江會於峽前實爲蜀江匯處峽口  
有鐵柱二景定五年守將徐宗武作各六尺四寸  
貫以鐵絙鎖峽者時江水旣落明流紆直白鹽赤  
甲峰巒交映鑿翠流丹四十里間目不給賞山間  
紅樹與石色相錯如繡舟人云山黃金也過臺閣  
子黑石虎鬚諸灘皆夏秋江漲時最險處今猶湍  
悍可畏大抵夔峽之山丹碧赭白不一狀其高刺  
天望若雲霞山趾別有巨石似巨靈初闢斧鑿宛

然如跗承萼削壁萬仞瓌瓏凹凸割其片段皆米  
家海岳菴中物也峽中風逆晚抵飛纜子泊去巫  
山縣三十里

登高唐觀神女廟記

十七日抵巫山縣縣在江北緣山為墉正面巫山  
吳之建平郡也山形絕肖巫字泊舟即騎登高唐  
觀觀在城西三里許西山用兵日於此築堡遏賊  
荒涼特甚朝雲之廟略無髣髴其東即陽雲臺在  
縣治西北五十步高一百二十丈二山皆土阜殊  
乏秀色而古今豔稱之詎不以楚大夫詞賦重耶

二山之間有楚王細腰宮址有池曰楚王池東行

乏秀色而古今豔稱之詎不以楚大夫詞賦重耶  
二山之間有楚王細腰宮址有池曰楚王池東行  
二里許渡小河源亦出大寧之千頃池至此入江  
水經巫峽合聖泉水南入大江者也溪東一山枕  
江岸之北與巫山隔水相望曰篁篻山山下即神  
女廟舊燬於兵近始構葺屋三楹西向冠帔儼然  
頗得婉孌幽靜之態有嘉靖中范守己碑極辨神  
女是王母第二十三女為雲華上宮夫人嘗命其  
侍大醫庚辰童律虞余等佐禹治水有大功德於  
人不應緣宋玉微詞以兒女子褻之按六朝唐人  
詩多言入夢之事白樂天刺忠州泝峽未至士人

繁知一先題詩廟中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  
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早排雲雨候清詞時  
人傳為佳話至二蘇乃作詩正之子瞻云上帝降  
瑤姬來處荆巫間神容豈在猛玉座幽且閑子由  
云堯使大禹導九川石隕山墜幾折股丹書玉笈  
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騷賦之詞不必深辨也  
舊廟本在十二峰下去縣東四十里范石湖吳船  
錄載之甚晰父老二人為予言廟址在飛鳳峰有  
古碑以江濤洶怒不可繫舟前代始移於此廟西  
有琵琶驛相傳其鄉婦女多善吹笛嫁時諸女子

相與吹笛唱竹枝送之陽臺之南為南陵山有晉

有琵琶驛相傳其鄉婦女多善吹笛嫁時諸女子  
相與吹笛唱竹枝送之陽臺之南為南陵山有晉  
南陵故縣址山凡一百八盤山谷歌羅驛詩浮雲  
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  
四海一家皆弟兄命輕人鮚甕頭船日瘦鬼門關  
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按鬼門  
關在夔州東北三十里人鮚甕在歸州四十九渡  
水今黔江縣柵山即其處也舟入巫峽酈注謂杜  
宇所鑿者也迴望神女廟陽雲高唐臺觀帆遠猶  
見過三分水山益奇麗有神鴉四五飛逐行舟以  
肉擲之妙如承蜩飽即歸巖洞中入蜀記云神女

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乾道元年忽不至至今  
絕無一烏蓋放翁未之見也過此即十二峰舟人  
指似得其六七縹緲秀拔令人有駭鸞駕鶴之想  
中有三峰連綴其一修纖如人揚袂而立俗曰美  
人峰即放翁所謂神女峰最爲纖麗宜爲仙真所  
託者也會風急灘迅所謂十二峰者不及盡矚然  
陸務觀范至能經此所見亦僅八九峰耳至萬流  
驛入湖廣界巫峽之山奇處與夔峽相埒十二峰  
娟妙不啻過之

自黃陵廟登蝦蟆碚記

二十日早過黃牛山謁黃陵廟廟在山麓頗宏麗



自黃陵廟登蝦蟆碚記

二十日早過黃牛山謁黃陵廟廟在山麓頗宏麗  
前祀黃陵之神旁一黃牛舊鐵鑄今易以木後祀  
諸葛忠武侯侯入蜀于山巖上見神像旌旗始立  
此廟侯像設是石碚司宣撫女官秦良玉造有崇  
禎壬申題字登山大川閣望天柱諸峰尋歐公  
詩刻不可得惟正德庚辰南太僕少卿西蜀劉瑞  
所撰黃陵神績頌詞甚馴雅書學歐陽率更碑額  
篆書亦妙碑首刻鳥獸形甚奇古祠門石幢一枚  
刊武侯廟記是近時重刻俗書遙望祠後四峰如  
屏風狀絕頂上有黃牛昂首北向頭角宛然一人

立牛側如繪畫人牛皆有神氣注高厓間有色如  
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驗之良然李長  
庚云色當作石非也自此下黃牛灘歷扇子峽數  
十里間皆土山戴石峰巒森削至蝦蟆碕泉從巖  
腹洞中流注蝦蟆口鼻間成水簾下入于江濺珠  
歎玉望之極可愛蝦蟆形尤肖似放翁謂其頭鼻  
吻頷絕類而背脊炮處尤逼真信然踏江中亂石  
溯瀑而上從蝦蟆背至洞中水自洞中聲如風雨  
中有巨石泉匯其下為池清泠沁骨巡覽壁間都  
無前人題字蓋石質麤疎不任刻畫尤易剝蝕故  
也循碕左而下衣屨盡溼大索舟中餅盞汲貯之

無前人題字蓋石質龐疎不任刻畫尤易剝蝕故也循碕左而下衣屨盡溼大索舟中緝盞汲貯之此水水品列在第四山谷記云泉味亦不極甘冷熨人齒惜自蜀來無佳茗試發之耳順流下西陵峽蜀江之險始此即東來入峽之首也峽口有三遊洞昔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遷忠州刺史與弟知退偕行元微之自通州司馬遷虢州長史遇於彝陵同遊此洞各賦詩二十韻白記其事洞以名焉山谷入黔放翁入蜀皆作記二蘇公嘗侍老泉遊此亦各有詩載集中予發興獨往躡巉巖而上甫行半里舟人云徑久荒翳迫發舟廢然而返昔人

二万廿

龍興集卷四

謂身到處莫放過固未易言

帶經堂集卷七十六



七

帶經堂集卷七十七

歙門人程哲校編

帶經堂集卷七十七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蟄蟲尾續文五記

雪中登黃梅五祖山記

康熙乙丑元旦大雪過黃梅縣謁東山五祖道場山下有亭額曰天下祖庭宋英宗御書也踏雪歷磴可八九盤夾道松萬株下臨絕壑曰引路松稍上有橋跨兩澗之間曰石梁渡西上得天王殿拾級上為毗盧閣為真身殿有縣人瞿甲所題栽松後身壁窠書甚奇古禮五祖真身東循石級三折

而上皆長松巨竹有三石鼎峙如困上為授法洞  
 洞脣外拓中有五祖童子像祖再來得法四祖當  
 在破額山不應在此山巔有法雨塔唐上元間賜  
 名有白蓮池產白蓮相傳五祖手植憩天澤禪人  
 方丈下觀岡禪師塔院院前竹巨者兩圍下山十  
 里間木多松檉楓柞樟柿冬青草多蘭蕙鳥多  
 畫眉錦雞竹鷄翡翠山下村落中多梅花

十八灘記

康熙乙丑正月十九日次萬安縣縣南諸山迴合  
 高出雲際惶恐灘為諸灘首過綿津漂神大蓼小

蓼凡五灘大蓼最險怪石錯互激湍怒飛舟魚貫

高出雲際惶恐灘為諸灘首過綿津漂神大蓼小  
蓼凡五灘大蓼最險怪石錯互激湍怒飛舟魚貫  
而上晚次皂口謁神祠宋元祐太后所封剛應侯  
也以故總河尚書朱公配食公諱之錫義烏人治  
河多惠政人傳其歿為神前總河王中丞請為立  
祠格於部議今江河諸祠廟多祀之夜風雨聞灘  
聲甚悲壯明日過武朔崑崙錫洲諸灘石勢如奇  
鬼獍獸爭欲拏攫自惶恐灘已往四山黯黹如蔓  
巫諸峽但差卑耳晚次攸鎮岸上桃花盛開又明  
日過大小湖天柱橫竝諸灘小湖石奇秀多作獅  
象形天柱最雄闊橫竝多伏石皆十八灘險處鱉

灘石如布棊水亦坦迤過此出峽悉夷塗矣抵儲潭謁廣濟祠有唐元和碑前桂州臨桂縣令裴曙撰前河南府叅軍裴弘書晚次贛州府贛縣城北章貢二水合處貢水自閩汀州東來章水自南安西來會之是為贛江書大傳曰州靡髴髴郭璞曰梟羊也海內經謂之贛今南康有贛水以有此物得名俗曰山都此說殊妄不足信

遊端州七星巖記

乙丑四月初九日吳留村制府招飲七星巖巖之狀或如屏障或如廩囤或如石鼓各自離立不相

比附出北郭曲折行七八里至石室巖留村與周



狀或如屏障或如廩囤或如石鼓各自離立不相  
比附出北郭曲折行七八里至石室巖留村與周  
屈黃巖諸子先至洞口出絕壁下中有甬道相屬  
左右有鐘鼓二石漸入穹窿如十間屋天光穿漏  
石級斜上曰璇璣臺中祠觀音大士其上鍾乳倒  
垂曰雙鳳石壁上多唐宋人題字半不可辨惟東  
壁景福二大字李北海書洞門之右又有北海石  
室記半已剝蝕其左有副墨巖有宋祖無擇石刻  
稍憩往水月宮宮在寶陀巖下中奉摩利支天像  
土木窮極壯麗明末熊制府文燦所剏也其上有  
玉虛宮高百餘丈爲崧臺中峰最高處去水月宮

三五七  
尚可七百級午飯臨壑亭飯罷肩輿往屏風巖巖巖  
麓有二癸菴頗雅潔其東三峰傑立拔地千仞疊  
石爲磴道不盡三百級爲飛仙閣絕頂爲通明殿  
會日莫未及半而止月出飲古榕下更餘歸舟巖  
下有瀝湖今涸矣月中蛙聲閣閣流螢飛水田中  
明滅萬點疑非人間也

遊樊川諸勝記

康熙丙子三月十二日出永寧門至薦福寺即唐  
勝容院也有小鴈塔塔門石楣有明弘正間王雲  
鳳蔡天祐段昃安磐石王謳等題名書甚工左壁有

康乃心題秦莊襄王墓絕句云園廟衣冠此內藏

鳳蔡天祐段炅安磐王謳等題名書甚工左壁有

康乃心題秦莊襄王墓絕句云園廟衣冠此內藏

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

六王賞咏久之龔節孫勝玉為言康字太乙郟陽名

士長安語曰關中二李不如一康殿簷下有斷碑

止存其額云唐三階大德禪師碑寺僧行義云唐

僧伽宋寂音尊者皆常居此其師紫谷禪師者名

智覺洞宗善權百思斯禪師之嗣與盤山拙菴智

朴禪師兄弟也遂至興善寺寺與元都觀鄰並隋

置今觀廢惟寺存唐惟政禪師居此像設甚古殿

前左右壁畫大士變相羅刹降魔像二軀尤奇殿

後畫淨土蓮池化生亦工萬曆中高君仕筆也寺  
有憨休禪師名如乾濟宗雲峨禪師之嗣能詩今  
住風穴風穴在汝州沼大師道場也東南至慈恩  
寺鞠爲茂草惟鴈塔存不可登矣塔上唐人題名  
略無髣髴塔下東西龕置褚河南聖教序啓聖記  
二碑幸完好龕中有唐漁石太宰龍題名書仿顏  
平原塔下禪人德圓居之紫谷法嗣也寺西即杏  
園亦廢南過秦愍王陵又南抵韋曲東爲皇子陂  
自此而南彌望皆稻塍如方罫如僧帔清明渠水  
遶之過杏花坪古龍堂登勳蔭坡即牛頭寺之麓

也寺倚杜陵原精藍因山高下踈落有致有唐乾

遶之過杏花坪古龍堂登勳蔭坡即牛頭寺之麓

也寺倚杜陵原精藍因山高下踈落有致有唐乾

符六年尊勝陀羅尼幢一明許中丞少華

宗魯書碑

一夜坐寺前前對終南太乙諸峰下俯滴水注云

水出杜陵縣亦曰高杜水也西為神禾原水田棊

布蛙聲閣閣月明皎然烟鳥皆定不知去人世幾

由旬矣二更歸宿方丈有王山史題壁明日循杜

陵東行入子美祠祠以太微山人張治道配食清

明渠水經祠下北流上有古松一壽藤二本根如

龍蚪與松相糾詰曲蚴蟻極可玩左右皆桃園桃

尚有華因語咸寧陳令

明經

當作周垣時其啓閉又

東過延安坡鳳棲原憩丹陽觀沿路皆渠水奔流  
清駛桃花萬樹抵杜曲杜曲西南云是牧之故居  
有冢在麥田叢棘中即其葬處不可知也自杜曲  
而東至夏侯村望華巖寺不及登亦名刹也又東  
為鴻固原憩宋君別墅即為李高士柏所置上有  
興教寺趙岫遊記云寺直玉案峰有三塔三藏塔  
銘唐劉軻撰慈恩塔銘李弘度撰西明塔銘宋復  
撰又有呂汲公大防玉峰軒故址悔不一至也復  
經杜曲西南渡瀆水食樊村漢之樊鄉也有鐵狻  
猊云是武陽侯故物登神禾原望終南益近下至

皇甫村觀瀉水水流上為瀉池合竹谷石磴魚谷水

猊云是武陽侯故物登神禾原望終南益近下至  
皇甫村觀瀉水水流上爲瀉池合竹谷石鑿魚谷水  
益大怒流激石澎湃有聲至香積寺合滴入灋以  
趨渭水矣注所云渭水又東北與瀉水合又東北  
經渭城南沉水注之沉卽滴也再踰神禾原過鄭  
韓二莊鄭莊相傳是鄭谷居韓卽退之別業宋人  
詩韓莊連鄭里相望樹交枝按鄭莊近瓜州村宋  
張禮遊城南記濟滴水涉神禾原西望香積寺下  
原過瓜州村注瓜州村與鄭莊近莊虔郊居也杜  
詩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自注今鄭  
祕監審審虔之姪則鄭莊非谷居明矣志傳譌也

復渡滴水而東抵牛頭寺已入夜月不甚明小坐  
 寺前茶話宿方丈又明日循杜陵皇陂東北行再  
 過韋曲去滴水漸遠迤邐抵曲江古祠祠荒闕有  
 元延祐陰符經幢一枚此地即鴻固鳳棲二原之  
 背曲江久涸麥壠彌望土人指示窪處即曲江故  
 道原上多明秦邸及士大夫陵冢而芙蓉園宜春  
 苑紫雲樓諸勝地不可考過鄒中丞蘭谷應龍墓墓  
 無片石東為許中丞宗魯墓墓華表尚存其北為王  
 冢宰三渠用賓墓墓前石闕極宏麗其裔孫鍾等攜  
 茗具候祠中北登樂游原背慈恩興善薦福諸寺

入永寧門



茗具候祠中北登樂游原背慈恩興善薦福諸寺

入永寧門

謁岐山周公廟記

丙子三月二十四日辰微雨自岐山縣西北行數里  
入山煙村映帶微雨霏霏良苗懷新十里至周  
公廟廟門娑羅樹二松樹三皆大逾數十圍入門  
有白楊一亦千年物意即蘇公所咏也長楸夾道  
爛熳作花入二重門古木蔭砌皆娑羅松柏楸樹  
之屬殿前松一娑羅一各高十餘丈大稱是謁元  
聖像左右夾室祀召公太公殿後東北厓上為姜  
嫄祠厓下方塘潤德泉所出相傳此泉世治則盈

亂則涸唐大中時泉涌五派守臣崔珙畫圖上進  
宣宗賜諭褒答今泉源澄碧出廟流為小溪東西  
分二支灌溉甚溥又云邠州亦有一泉此盈則彼  
涸廟中石刻蘇公詩金太和七年武義將軍行岐  
山縣尉權縣事張忠弼置又一碑並勒韓蘇二公  
詩明刻也階西有元李思齊碑孔克仁撰文光可  
以鑑稍南又一碑擊之有聲清越元少中大夫翰  
林侍講學士暢師文撰文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太  
子右諭德蕭顛篆男恭書書八分甚工按五代以  
來翰林結銜階在官下此獨在上與集賢異不可

曉沿西溪望南山雲氣如層冰積雪如海濤凸凹

來翰林結銜階在官下此獨在上與集賢異不可  
曉沿西溪望南山雲氣如層冰積雪如海濤凸凹  
起伏奇觀也行十里次橫水鎮水出陽山酈注之  
杜水也亦名大橫水

登吳嶽記

丙子三月二十七日微雨汧陽西南涉汧水竟日  
山行食縣頭鎮屬隴州古吳山縣地即隃糜也元  
令丁帶有吳山十詩殊似姚武功而人罕知之鎮  
下有水名一水出吳山北流入汧即金陵河也是  
日陰雨既抵吳山神廟雲氣解駁五峰畢出明日  
味爽入西鎮廟即事陪祭官鳳翔府知府某隴州

知州某奠獻如禮是日大晴霽衆咸異之畫幔錄  
稱吳嶽碑凡七段唐明皇八分書書時日才三字  
發三驛刻工亦然後爲黃巢所焚按明皇書載在  
集古金石二錄及石墨鐫華金石志諸書者如注  
孝經注金剛經紀泰山銘上黨啓聖宮頌玄元廟  
詩鵲鴿頌等皆具獨無此碑蓋自廣明之亂至宋  
時已不復可見矣食畢登吳山門人周鶴李國祥  
從西過會仙宮一水自山麓下入溪澗潺湲有聲  
注云沂水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  
山三峰霞舉疊秀雲天地理志云吳山古岍山也  
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注瀨

山三峰霞舉壘秀雲天地里志云吳山古岍山也

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注瀾  
湔激蕩北流注汧卽是水也稍上里許有坊曰乾  
坤奧區過此石壁對起徑漸狹行草樹蒙翳中十  
餘折石磴亦漸高如此又數折至靈應峰下石壁  
千尋下垂如刀作赭白色石竇如蜜脾泉流競瀉  
散流石上若歎珠玉布茵其側取水試所攜武夷  
金井茶徘徊不能去絕壁鐫古篆晴巖飛雨四大  
字泉上有漱玉亭廢址所謂西鎮靈湫也自此而  
上磴益峻兜子不能造遂沿金陵水而東次隃糜  
舊縣山行暮抵汧陽

玉泉游記

暢春 御苑在高梁橋西北十二里即海淀也淀  
有二南淀舊為明戚畹李氏清華園北淀為米氏  
勺園亦曰風煙里自苑西行堤直如弦高柳脇之  
罨靄冥濛不漏曦景里許折而北堤柳相屬稻田  
彌望數里至甕瓦山山下有耶律文正墓公及夫人  
石像尚存田塍間有圓靜寺不至北上青龍橋過  
橋一山蜿蜒即玉泉也山今為靜明 御園繚垣  
周其趾泉出其腹萬派競發細者如珠散落不可  
衽大者如車輪至橋西匯為潭膏渟黛畜清不掩

鱗水由閘下入西湖如輶雷歎雪自是而西沿青

衽大者如車輪至橋西匯為潭膏渟黛畜清不掩  
鱗水由閘下入西湖如輓雷歎雪自是而西沿青  
龍河行泉與人時時爭道半里許憩於石梁梁下  
泉漱閘而出響動巖谷枚乘謂淋淋如白鷺之下  
翔也園門東向額靜明園三大字 御書也堤行  
而南歷山村凡六七桑柘鷄犬皆閑靜飯於西頂  
日已暮歸過萬壽寺不及入爾雅曰檻泉正出沃  
泉縣出沈泉穴出玉泉沈泉也廣雅曰泉涌出曰  
瀆

游漪園記

濟南發地皆泉而其奇尤在城西溫泉者七十二

泉之一也出自西門行闌闌間不百步折而北有清流貫乎通達匯為方塘居人之汲者浣者咸集焉稍折而東是為漪園園跨水為亭為堂為樓閣為長廊皆因水為勝然始入門不知其為水也門北向磬石為路路盡復為門兩垂柳夾之婀娜可愛有堂亦北向顏曰漱玉堂之後為池白石為欄檻水清碧可鑑毛髮下視石子縱橫如擗蒲中多龜魚金鯽被水大有徑尺者游泳萍藻間見人殊不畏池上有楊柳合抱長條下垂披拂與萍藻相亂蔭可一畝許炎景却避涼風洒然遊者倚徙不能

能去池之東循廊而南為清皓之閣級石而上南



亂蔭可一畝許炎景却避涼風洒然遊者倚徙不能去池之東循廊而南爲清皓之閣級石而上南山如畫屏縈青繚碧爭效於欄楯之下下俯清流曲折而東灤源之水自南下會之同入於西城之濠北流以會明湖之水閣上或書唐人詩一聯云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風景宛然石磴北下復爲長廊廊西即大溪閣跨溪水登閣者不知水至是乃知之則閣如海市蜃樓矣廊北皆巨竹廊盡有亭顏曰雲根雪瀑亭前有栝桐數株可蔭可憩西出得二垂柳與來徑合游之日乙酉四月初六日游之侶鍾轅聖輿朱緇子青弟士驪幔亭子孫

北鄰以山色上樓多爲韻人賦五言

### 泛明湖記

予去明湖十年矣游漪園之次日鍾朱二子復有  
泛湖之約肩輿而北過百花洲葭蘆彌望新荷  
田田被水故德藩宮泉北出溢爲洲又北過薛文  
清王文成二公祠不入過許忠節祠許公諱達正德  
中爲樂陵令殺流賊全其城後與孫忠烈同死寧  
濠之亂西階下刻何大復樂陵令行一碑祠西鄰  
水面亭亭前有池種佛座錦邊諸白蓮皆異種一  
橋跨之惜不及花時來游也亭西登舟舟頗具欄

檻解纜而北彌望皆蘆荻葭蒹湖本空闊勢家規

橋跨之惜不及花時來游也亭西登舟舟頗具欄  
檻解纜而北彌望皆蘆荻葭菼湖本空闊勢家規  
爲塘堰擅蒲藕之利如圍棊界道如明鏡著癩舟  
循港行不復能溯洄上下矣西北古歷下亭即李  
北海杜子美賦詩處近頗修葺耳亭中額曰歷下此  
亭古歎其朴雅亭之北有奧室回廊繚之而西復  
有一軒甚紆折亭軒皆構架於水上菱芡被渚鷗  
鳧近人城南龍洞諸山蒼翠若在眉睫湖上看山  
無踰此亭之曠者流連移晷解纜而東復由水面  
亭捨舟登岸取道鵲華橋以歸橋之所跨即百花  
洲北流入湖之支也

冶源記

冶泉出古朱虛縣北西溪在今臨朐縣西南二十  
五里世爲馮氏別墅山如初弦之月自東北入山  
有二泉漢出西巖下東流爲大溪夾岸皆竹竹徑  
逶迤而達於馮氏之園二泉皆徑園中水周於園  
竹周於水石路陰翳干霄切雲仰不見曦景山鳥  
千百巢其中嘲哢不可辨摩詰所云暗入商山路  
樵人不可知者也二泉入園合而爲湖湖南岸爲  
憑襟亭東南爲龍灣又東爲珍珠泉匯而復爲湖  
湖中有江左亭石梁通之其南登一峯峰上爲棲

雲閣凡石罅無非竹也水經注云提琴命友嬉游

湖中有江左亭石梁通之其南登一峯峰上爲樓  
雲閣凡石罅無非竹也水經注云提琴命友嬉游  
永日桂筍潯返輕林委浪是焉棲寄實可憑襟又  
云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蓋其父範嘗爲青州  
刺史此其幼時從宦嬉游之地故言之親切如此  
園之外村墅人家如牛鳴鷄飛竹皆過牆映帶彌  
數十里大抵園以水爲經以竹爲緯竹九之松一  
之按司馬文正公迂叟詩話言劉旣孟節隱青州  
東南之野原野原者治源之訛也泉源石壁上刻  
鑄劍泉三大字相傳歐冶子鑄劍之所馮氏自副  
使閭山公裕傳之光祿少洲公惟訥又傳至北海

三万六千八  
天  
三  
大宗伯文敏公琦又傳至易齋相國文毅公溥今  
復歸文敏裔孫某

錦秋亭記

自夏莊橋渡時水而東竝河北行內河外湖浩淼  
無際十里至灣頭新博二邑分界處也時水自南  
而北小清故河自西而東匯于灣頭與湖相望中  
互長堤灣頭烟火數百家夾河以居齧舟漁艇鱗  
次市橋渡灣頭橋而北堤直如弦屬於博昌城凡  
十里檉柳夾之兩岸皆稻塍荷塘籬落菜圃與緯  
蕭交錯時十月下澣過之烟雨空濛水禽矯翼黃

葉滿地人行其中宛若畫圖時見牧人蓑笠御鰲

蕭交錯時十月下澣過之烟雨空濛水禽矯翼黃  
葉滿地人行其中宛若畫圖時見牧人蓑笠御轂  
鯁歸村落間邈然有吳越間意明日晴遂由東城  
騎行而南舍騎過石梁登架筆山山壘土石爲之  
三峰起伏雜植桃柳錦秋亭在東峰亭元中統  
所建舊在東南城上而山乃嘉靖甲辰僉事黃鰲  
築則亭之移當在是時按于侍郎欽齊乘云錦秋  
亭博興東南城上中統中邑人所建取坡詩命名  
蓋齊地淄時般灤諸水匯爲馬車瀆以入海博興  
宛在水中舟楫交通魚稻成市昔嘗過之愛其風  
景絕類江南賦詩亭上云霜風收綠錦萬頃水雲

三五九  
秋云云其鱸雖小亦四鰓不減松江有蓴菜齊人不識目鱸爲多云今湖與亭皆稱錦秋蓋湖從亭名矣

記詹事府沿革

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謬也 本朝設詹事府沿明代之舊而稍不同明詹事率以禮部尚書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尚書或侍郎皆與枚卜

今則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



書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尚書或侍郎皆與枚卜  
今則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  
罷不設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後罷  
不設今沿之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俱罷不設司經  
局洗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持  
輪乘輿先馬注導馬也國語曰勾踐爲夫差洗馬  
如淳曰前驅也晉太子詹事官屬有洗馬八人掌  
太子經書圖籍其後止一人今沿之漢蘭臺東觀  
有校書郎北齊有正字明司經局之屬有校書有  
正字今校書罷不設正字則以內閣中書舍人改  
充之

東園記

廣陵古所稱佳麗地也自隋唐以來代推雄鎮物  
產之饒甲江南而旁及於荆豫諸上游居斯土者  
大都安樂無事不艱於生又其地爲南北要衝四  
方仕宦多僑寓於是往往相與鑿陂池築臺榭以  
爲游觀宴會之所明月瓊簫竹西歌吹蓋自昔而  
然矣予順治中佐揚州每於讞決之暇輒呼朋攜  
酒往來於平山紅橋間讌遊之盛迄今人爭道之  
昨歲兒沔從淮南歸爲言綠楊城郭依稀似舊予  
溯洄久之猶若前游在吾心目中也辛卯初夏門

人殷彥來書來爲其友喬君逸齋徵予文紀其東

溯洄久之猶若前游在吾心目中也辛卯初夏門  
人殷彥來書來爲其友喬君逸齋徵予文紀其東  
園之勝且繪圖郵示披卷諦視不自覺其意移焉  
夫廣陵本無所謂巖壑幽邃江湖浩渺之觀亦不  
過蜀岡一杯邗溝一曲耳然而富家巨室亭館鱗  
次金碧相望儻更得一山水絕勝處則人將爭據  
之矣喬君斯園獨遠城市林木森蔚清流環繞因  
高爲山因下成池隔江諸峰聳峙几席珍禽奇卉  
充殖其中抑何其審處精而位置宜也予足跡未  
經不能曲寫其狀姑就圖中所覩已不啻置身辟  
疆金谷間矣彥來又言喬君孝友謹厚篤於故舊

其行誼有過人者予深憾道里遼遠且迫于耄年  
 無由與之把臂至其風雅好事則固于圖中略窺  
 一斑矣書報彥來寄語逸齋五十年前舊使君白  
 頭無恙猶能捉筆記斯園之勝亦不可謂非予之  
 幸也已

帶經堂集卷七十七

帶經堂集卷七十八

歙門人程哲校編

帶經堂集卷七十八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蠶尾續文六記

重建帝堯廟碑記

康熙三十有九年兒子啓汾令唐山四載矣以重建帝堯廟落成來問記於予予按唐山為堯始封采地立廟祀之以慰邦人之思禮也縣治西北八里有山環峙曰巵嵒曰宣嵒曰堯山名雖異實一山也廟舊在堯山之巔歷代興廢靡常元延祐元統間數加修葺明嘉靖丙寅邑令楊君大韶移

宣務大名副使宋君儀望爲文記之今大佛殿即其故址遺碑在焉順治庚寅邑先達徐先生長善仍移廟於堯山之巔歷年旣久風雨剝蝕日就傾圮山巔去村落數里上無水草竹木惟峭石嶙峋經年人蹟罕至前政以祠宇殘廢春秋祀事皆附於學宮禮文匱具神罔歆享沓莅任之初登山謁廟惟頽壁敗瓦梁棟榱桷盡供樵蘇即愀然有修復之志年來吏事糾紛公檄旁午未遑舉也歲庚辰七月年穀順成幸免災祲謀妥神祀然視舊基山高路崎齋運木石水土其力什倍且乏人居守

修之旋廢數年後復爲故墟是興廢猶旦暮也爰

山高路崎齎運木石水土其力什倍且乏人居守  
修之旋廢數年後復爲故墟是興廢猶旦暮也爰  
集紳士僚屬耆老議改築於宣務之麓卜言允臧  
庀材鳩工一瓦一木一匠一夫不費民間一錢不  
煩里民一役迄兩月而蒞事殿三楹高二十尺縱  
橫各三十二尺朱扉丹堊烏革翬飛陛墀方廣髣  
髴如殿基之數前啓三扉以像都宮殿中設帝位  
左右兩楹以大舜大禹配遵舊制也軒朗洞矚明  
目達聰無雕鏤金飾之華存茅茨土階之舊自茲  
春秋告虔恪恭將事神罔怨恫矣殿後爲資治書  
院面南山如屏左右層巒疊嶂暖翠浮嵐與雲霞

日星相輝映俯眺泝流如環如玦奠高山大川神  
禹之功在焉嚮非舜之重華協帝咨禹平治水土  
以紹前而光後則帝之功德弗彰斯廟之合祀也  
不依然如見一堂咨倣明良喜起之風與尚稽堯  
舜禹之傳心以治民也允執厥中羣黎於變今

聖天子以堯舜禹之心法為治法臣下仰體 九

重愛民之實心為實政庶幾以無忝厥職者無愧  
於神明傳曰夫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神茲海宇清晏我 皇上六龍時邁問俗省  
方而柴望裒對之禮因之並舉詩曰懷柔百神及

河喬嶽惟神暨民其無弗豫悅者矣予備員六卿



方而柴望裒對之禮因之並舉詩曰懷柔百神及  
河喬嶽惟神暨民其無弗豫悅者矣予備員六卿  
日侍清禁耳而目之者有年沓瘠邑小臣敬修  
祀典非敢曰克當上意獲孚衆志而邀神庥庶  
幾承訓服官修舉廢墜期無曠鯨云爾後之官斯  
地者時其修葺嚴其告誡有其舉之莫敢廢焉庶  
廟貌常新勿使牛羊樵牧踐蹂而毀敗之則創始  
者不有厚幸哉庸記其修復緣起歲月之略俾鏡  
諸樂石

新城縣重修儒學記

康熙二十一年崔明府黍谷以明經高等來知新

城縣事廉平通敏百度具舉既政成報最因以其  
歷歲俸廩修葺縣之學宮未嘗費公帑用民力而  
門廡齋庖棖桷皆城咸改舊觀邑人樂明府之有  
是舉也因承明府命屬余記之吾邑新城本長山  
縣地也有長白山縣以是名抱朴子所謂泰山之  
副岳者也至元中統中始置新城縣其地故齊故  
都之郊畿也昔孔子以六藝教授弟子弟子散遊  
諸侯復相教授子張居陳子游居吳澹臺子羽居  
楚子夏居西河子貢居齊於是列國皆有孔氏之  
學而齊獨得其師承故言易者稱田何言書者稱

伏生言詩者稱轅固言禮者稱孟卿言公羊春秋

學而齊獨得其師承故言易者稱田何言書者稱  
伏生言詩者稱轅固言禮者稱孟卿言公羊春秋  
者稱胡毋生皆齊人也所著六經章句或傳或不  
傳然各仞其師說相爲辨難以發明孔子六藝之  
旨視諸儒之功爲多吾邑固齊地而轅固實生是  
鄉以是父兄之訓子弟之率多原本於經術而興  
起于學明三百年間名公鉅卿前後相望入本朝  
順治以來科名接踵甲于濟東諸邑而自頃數年  
來稍稍不振鄉舉明經者詣公車輒報罷豈諸儒  
之學至此而失其傳歟抑先後盛衰之數固自有  
時而盛者遂難爲繼歟史稱漢興之初諸儒抱遺

經守師說無由知名及叔孫通作漢儀爲奉常舉  
弟子爲選首然後田何伏生諸儒出建元初公孫  
弘白丞相置郡文學掌故然後諸儒之學大顯于  
世由是觀之人材之盛衰經學之興廢胥視有司  
爲轉移若明府者豈非循良治行之最者哉守賢  
令之桀誨紹先儒之絕學在吾邑弟子勉之而已  
轅固之誠平津侯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  
以阿世吾輩幸生轅公之里而誦法其緒言他日  
出爲世用其于正學曲學之辨非旦夕之故矣此  
明府以經術望人之旨又不在曲曲科名仕宦之

間者也往予承乏成均值學宮頽壞師徒倚席不

明府以經術望人之旨又不在曲曲科名仕宦之間者也往予承乏成均值學宮頽壞師徒倚席不講常疏請修葺又欲漸復三舍之規會遷詹事去遂不果今明府是舉犁然有當于心爰爲之記庶幾吾邑中子弟有慨然興起者俾歸而鑱之石以俟焉

### 雙忠祠記

濟南故有雙忠祠祀前明巡按御史宋公歷城縣知縣韓公也其祀兩公奈何先是崇禎十一年大兵入畿輔狗山東將薄濟南巡撫都御史顏繼祖被旨移鎮德州阻河爲守以戲下兵三千往濟南

所有僅羸卒五百及萊兵七百人兵備單寡緩急無足恃人情洵懼宋公時東巡駐章丘聞警投袂起曰濟南省會重地藩封在焉顧守衛單寡如此吾不知其所終矣乃介馬馳入濟南七疏請援兵而大闢高起潛握重兵翱翔東昌臨清間不發一旅東向事且急公請于德藩出內帑犒軍鼓以忠義登陴誓死守大兵築長圍肉薄急攻九晝夜轉輸匱絕外無虻蚍蟣子之援城遂不守宋公不屈死之韓公同日亦死之起潛以德藩淪陷懼罪疏言御史阻遏援兵冀以自解命下撫按覈實以聞

於是尚書徐石麒都御史張瑋等合疏言御史職

言御史阻遏援兵冀以自解命下撫按覈實以聞  
於是尚書徐石麒都御史張瑋等合疏言御史職  
非守土學朱聞警馳入危城誓以死殉忠不避難  
慷慨蹈義合照御史張銓王肇坤例一體贈卹事  
未及行而明社屋矣南渡贈大理卿而韓公已先  
贈光祿卿謚忠烈兵旣退土人思兩公之德哀其  
死甚烈建雙忠祠于郡城之西蓋七十年矣 國  
朝定鼎宋公以子德宜官大學士贈吏部尚書韓  
公以子世琦官巡撫贈工部尚書論者皆以爲兩  
公忠義之報天道灼然如此而歲月寢久祠祀圯  
廢康熙四十三年宋公之孫廣業以僉事來爲監

司明年韓公之孫鎬來知濟南府事惓念濟南爲先公殉節地政事之暇咨訪遺獻得祠址于仙台里木主尚存居民房氏愴然流涕有志興復而六郡士大夫洎歷之耆老思兩公之德久而未沫請于開府藩臬即故址鳩工肇始某月日閱幾月而潰于成輪奐有加于舊於是六郡士大夫書來請記其事余聞之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禮之訓也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儒之經也委質爲臣不幸而丁衰亂之世又不幸而處危疆存亡之秋雖

有弘濟艱難之略無所用之成仁取義惟一死耳



幸而丁衰亂之世又不幸而處危疆存亡之秋雖有弘濟艱難之略無所用之成仁取義惟一死耳古忠臣烈士如隋堯君素南唐劉仁贍宋李孝元余闕其死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身膏草野而名蔽天壤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兩公之事衡之何多讓焉傳有之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齊人之祠祀兩公也合于禮矣傳又有之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僉憲太守之愾慕而興復是祠也非古君子仁者明者之用心哉余濟南人也慕兩公之風烈數十年于茲一旦躬逢盛際不可以無言爰述兩

公殉節顛末以爲之記宋公諱學朱字用晦江南長洲人明崇禎辛未進士韓公諱承宣字長卿山西蒲州人明崇禎甲戌進士啓禎間名相蒲州公從子

記陳子昂後史記

元人黃淵四如云唐陳伯玉自漢武帝迄唐爲後史記未及竟亦不傳吾謂子昂陳符命以媚妖后甚至言太子當賜姓武氏不忠不孝人品又在范曄之下豈能秉南董之筆成累代之史幸其不傳尚爲藏拙耳四如本名仲元莆田人唐御史滔十

二代孫

尚為藏拙耳四如本名仲元莆田人唐御史滔十

二代孫

內府廣羣芳譜後記

羣芳譜一書先祖前浙江右布政使今皇贈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

臣

象晉所著萬曆中先祖官

京師為黨人所忌借丁巳京察謫官家居十載甘

農圃以沒齒作為此書名亭曰二如以見志後刻

於虞山毛氏汲古閣流傳已久康熙四十四年六

月十二日奉

聖旨開館廣續

命編修

臣

汪灝

張逸少等四人為纂修官至四十六年二月告成

凡一百卷

賜名佩文齋廣羣芳譜

御製序文

冠於編首臣感荷 聖恩榮施泉壤謹錄 御製

并述緣起以彰 異數備家乘云

顏神鎮設官建城緣起記

益都孫文定公泚亭廷銓嘗撰顏山雜記四卷極稱

簡核然于建置設官緣起猶有未詳按黃瓚雪洲

集議礦盜一疏是瓚巡撫山東時所奏略云臣會

同鎮守太監黎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相徐冠

議照禦盜之法本非一端要在術以防之令以禁

之嚴逐捕以銷之足衣食以安之而已前項礦賊

勢雖頗眾其初實倡于一二不逞之徒而市井無

賴與凡窮困無聊者遂相率而從之臣等查得青

勢雖頗衆其初實倡于一二不逞之徒而市井無  
賴與凡窮困無聊者遂相率而從之臣等查得青  
州府益都縣去郭二百餘里地名顏神鎮土多煤  
礦利兼窰冶四方商販羣聚于此其中亦時有不  
逞之徒此巡海道副使潘珍先有開立縣治之議  
今有特設通判之請固欲得其要害而治之誠有  
見也但鄰近州縣復多徒黨亦未得專事乎此而  
遽遺于彼也合無准照副使潘珍及左布政使姚  
鏌右布政使盛應期按察使王泰署都指揮僉事  
馬愷分守左叅政許淳分巡僉事魯鐸所議於益  
都縣顏神鎮地方聽令壘石爲堡建立府館一所

添設捕盜通判一員許其兼制前項鄰近州縣舊有礦洞不時巡察新編總甲嚴為約束操練弓兵民快人等遇有盜賊小則密謀發卒以收掩捕之效大則移文糾眾以成合擊之功務在斷絕奸萌毋令復相屯聚示已往于不究開方來以自新則賊黨自此可消矣云云紀略以為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黃某奏請兵部覆准蓋未詳也但黃疏有聽壘石堡之語而顏城實嘉靖三十六年王弇州世貞備兵青州時建則正德中止設官而未建城耳

臺灣記略

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于漳南鄰

臺灣記略

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于漳南鄰  
 于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則東連日本南通琉  
 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其沿革莫得而詳也明嘉  
 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作亂都督俞大猷勦之  
 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灣大猷不敢偏留偏師駐  
 澎湖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斃道乾遁往占城道  
 乾既去澎湖駐師亦罷天啓改元有顏思齊者為  
 日本國甲螺猶頭目也引倭酋歸一王屯臺灣閩人鄭  
 芝龍附之始建安平鎮城既而荷蘭國人舟遭颶  
 風至此愛其地借居之尋與倭約盡有臺灣之地

而歲輸鹿皮三萬荷蘭人善火器其居臺也以夾  
 板船為倚角雖兵不滿千南北土酋咸畏而聽命  
 焉又建赤嵌城居之順治庚寅日本甲螺郭懷一  
 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被殺于歐汪在今鳳山縣界辛丑鄭  
 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日蹙頓軍廈門適日本甲螺  
 何斌與荷蘭酋長隙潛誘成功進取臺灣鹿耳門  
 詰屈回旋沙浮水淺猝難飛渡成功舟至水忽漲  
 十餘丈巨艦縱橫畢濟遂克臺灣荷蘭人與成功  
 戰不利退保上城今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  
 功力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人勢窮以

夾板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蘭人乃



功力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人勢窮以

夾板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蘭人乃

遁歸其國成功既有臺灣以赤嵌城為承天府改

臺灣土城為安平鎮總名曰東都未幾成功死其

子經居鷺江即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據意經攻

逐之世襲渡海來歸經僭立改東都曰東寧改縣

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康熙辛酉經

死子克塽嗣壬戌福建總督姚啓聖用間謀陰結

傅為霖為內應事洩為霖遇害明年癸亥靖海將

軍施琅奉命率舟師進討六月自銅山抵澎湖

入罩灣連克虎井桶盤諸嶼誓師戒嚴鄭克塽奉

表降 詔赴京師隸旗下于其地設臺灣府統臺  
灣鳳山諸羅三縣隸福建布政使司云

刻華泉先生集緣起記

吾郡風雅盛于明弘正嘉隆之世前有邊尚書華  
泉後有李觀察滄溟滄溟集盛傳于世華泉集一  
刻于胡中丞可泉再刻于魏推官允孚又逸稿六  
卷刻于王方伯桃溪又有李中麓太常選本山西  
臺察趙侯齋刻于太原予所及見者前二本而中  
麓選本獨未之見諸本亦漸就漸滅矣康熙己卯  
予乃選刻于京師凡四卷以所藏仲子詩一卷附

焉予兒啓涑以予私淑先生之切也移書宗姪萃

予乃選刻于京師凡四卷以所藏仲子詩一卷附  
焉予兒啓涑以予私淑先生之切也移書宗姪莘  
訪其後裔久之莘乃詳其家世報涑曰先生二子  
長子翼以廕官光祿寺丞其後無聞次子習歷城  
諸生字仲學號南洲有詩名習子治禮治禮子節  
節子庶皆以諸生奉祀事庶子材材子紹祖自先  
生至紹祖凡七世其家尚有先生畫像云先生祀  
郡邑鄉賢其奉祀至材始失之材今年老為張氏  
佃田紹祖始十餘歲亦失學傭工辛巳予假歸涑  
乃為予述之而濟南諸生邢高二君以書導材攜  
紹祖及先生畫像謁予里第比予過郡因與巡撫

王中丞東侯提學徐僉事章仲備言之以紹祖奉  
先生祀焉先生墓在萊莊亦莘云

侍初堂記

侍初堂者新安程君肅菴廬居之室也君天性孝  
友有古獨行君子之風秀水朱翰林竹垞既為誌  
其墓矣君之子聖跂哲友聲鳴皆受業於予千里

致書以侍初堂記為請且述君行實相示予讀之  
喟然歎曰夫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必返巡  
過其鄉迴翔焉鳴號焉躅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  
去之而況于人乎況于父母之丘墓乎昔歐陽公

以一代儒宗歸田以後不居吉而居潁其卒也留

去之而況于人乎況于父母之丘墓乎昔歐陽公  
以一代儒宗歸田以後不居吉而居潁其卒也留  
葬許昌不復從其皇考崇公窀穸於瀧岡之上即  
兩蘇公之賢生不能歸老看山歿而皆葬於邨其  
於首丘之義似皆未之聞也肅菴自葬其親終身  
棲於丙舍歲時伏臘禮拜上食如生存因顏其堂  
曰侍初以見志晚年疾革猶誡諸子曰吾即百歲  
後魂魄終依於此慎勿遽移他所諸子遵治命將  
即葬于是旣歿之後歛之父老子弟相率請于有  
司祀君于社雖以其爲德于鄉之故然即其終身  
廬居一事已足以從廟庭而相瞽宗矣予篤老病

瘍久廢楮墨因重君之行誼輒口授數語俾兒子書之以塞聖跂友聲之請肅菴之子若孫並能砥行立名以文學顯于當世長子<sup>皆</sup>已丑已成進士人咸以爲君孝友之報云

### 賜沐紀程

康熙四十年四月十七日刑部尚書<sub>臣</sub>士禛上疏

請假內閣票擬上十九日 上在暢春苑 御澹

寧居諭內閣云王士禛可予假五月不必開缺二

十一日再票擬上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司寇

正資料理覽奏援例請假遷葬准給假五箇月事

竣速來供職不必開缺該部知道 車駕是日視

正資料理覽奏援例請假遷葬准給假五箇月事  
竣速來供職不必開缺該部知道 車駕是日視  
永定河二十九日 駕回五月初一日五鼓赴苑  
謝 恩初六日同大學士張公英吏部尚書陳公  
廷敬工部尚書王公鴻緒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勵  
公杜訥赴苑恭進編次 御製詩文集六十卷凡  
二十八冊十一日赴苑奏明行期辭朝行三跪九  
叩頭禮十二日赴午門辭朝行禮如前十三日午  
發京師門人翰林冉君覲祖黃君叔琳胡君潤等  
御史江君球李君先復吏部張君鳳翔戶部莊君  
廷偉知縣高君孝本等餞于碧山堂仍送彰義門

外同鄉太常少卿門人李君斯義等刑部司屬門人黃君元治等戶部舊屬門人孫君謙等門人翰林侍讀學士沈君朝初左春坊中允許君嗣隆翰林編修查君昇給事中湯君右曾御史陳君齊永吏部郝君林戶部陳君奕禧知縣朱君載震等餞于彰義門外通政使李公鎧順天府尹錢公晉錫太僕寺卿勞公之辨右通政阮公爾詢餞于郊御史江君李君追送于郊郎中黃君新遷雲南澂江太守言別慘然流涕別去次盧溝橋門人翰林檢討彭君始搏獨餞于僧舍有甘橘數株甚娟好抵長新店宿是日大暑風沙甚惡不見西山入夜雷



討彭君始搏獨餞于僧舍有甘橘數株甚媚好抵  
長新店宿是日大暑風沙甚惡不見西山入夜雷  
雨作即止十四日晴晨行頗涼西望山色如畫午  
次竇店憩弘恩寺有白松五皆同根異幹如五老  
偃蹇相向百年物也抵涿州西山蜿蜒如龍至此  
始折而西去國子司業劉先生芳喆來二十年成  
均舊僚各已皓首相對慨然十五日晴入城報謁  
話舊移晷乃行午憩新城縣白河廣才容刀舟子  
挂篷上下頗動帆風楫流之興過高橋訪崇寧寺  
房廊傾圮極目兔葵燕麥憶順治壬辰予未弱冠  
與考功兄同上公車侍司徒公憩息于此梵唄甚

盛觀壁間崔飢仲泌之詩云象王應不逐狐隊玉  
鼓從教展鐵旗法化終歸猛利漢姚江滴滴到蓮  
池彈指已五十年海水揚塵信非妄語抵白溝河  
宿十六日晴雄縣北多楊柳人騎行綠陰中外弟  
雄令張君墉遠迓十餘里未午憩南郭自此至趙  
北口長堤相屬飛梁相望堤東西清流千頃荷葉  
田田被水時送香氣漁舟皆檝柳下舟載魚鷹十  
餘頭燕南趙北謂可避世而顧辱于公孫伯珪何  
哉抵任丘縣宿略聞龐建寧塏北歸消息十七日  
微雨午晴過河間府抵商家林宿十八日晴酷暑  
午憩富莊驛抵阜城縣宿十九日晴早涼午後酷

微雨午晴過河間府抵商家林宿十八日晴酷暑  
午憩富莊驛抵阜城縣宿十九日晴早涼午後酷  
暑憩景州抵德州入山東境巡撫少司馬王公綱  
紀來劉方伯王廉憲朱大叅使至謝刑部重輝候  
于別墅田太學霽戶部肇麗蕭公子承洙門人李  
孝廉檉趙學正善慶迓于郊晚宿田氏一樹齋觀  
王晉卿青綠山水小幅有王文安公鐸題字門人  
陵縣王令維翰來二十日諸君送至南郭外始別  
去道遇張郎中恕可京江相君弟戶部舊屬也午  
憩曲律店憶三十年前過此戲題絕句云曲律店  
接黃河厓朝來一雨清風霏青松短壑不能住騎

驢又踏長安街今老矣憶斯語爲之慨然門人孫翰林勳來貽顏魯公東方曼倩碑刻過平原縣陳令憲祖來故友羅浮布衣恭尹之姪恩縣孫令秉彝來門人戶部謙之姪抵二十里舖宿見門人查孝廉慎行汪狀元繹倡和題壁詩夜微雨即止二十一日晨涼自出都門不見松柏過安德始有之遇汀州太守宗姪廷掄以卓異徵入  陞見時爲予刻池北偶談于閩門人朱主事緬刑部絳兵部綱使至午憩禹城橋許令國相來門人周守備祚遠自濟南至孟太守書來抵馬寨宿齊河鄭令天樞來前平陽令徐君振先進士潘君名祚貢士張

遠自濟南至孟太守書來抵馬寨宿齊河鄭令天  
樞來前平陽令徐君振先進士潘君名祚貢士張  
君剛來二十五日五更早行甚涼既而雲起西南  
雨微作即止東方有奇雲如黛色橫峰側嶺白雲  
間之又數高峰出雲上紅霞數縷映帶左右凝睇  
移時忽變滅乃知是雲也頃之復覩東南羣山如  
列障一峰突起于東復以爲雲也問之輿人曰東  
南乃歷山正東一峰鵲山也雲耶山耶孰真孰幻  
安得就調御而問之朱氏兄弟與門人鍾貢士轅  
迓于塗邀飯灤口別墅孟太守遣人送渡河河名  
大清即濟水也灤水自郡城來入之憩王舍人店

驟雨復晴抵龍山鎮宿歷城管令承寵章丘馬令  
開秦使至家人亦有至者二十三日晴早行過東  
平陵故城唐全節縣也四十里至章丘縣馬君泊  
前令史君在篇先後來甯甥天曾焦壻綰祚胡僉  
事世藻門人謝太學琮來會食甯氏園焦吏部毓  
棟來園濱繡江風潭百尺夏木千章于避暑尤宜  
是日微雨後峰嵐林木皆有秀色午抵青羊店別  
墅宿焉長兒啓涑長孫兆鬱姪孫兆潤兆桀兆杲  
兆笏等至二十四日晴平明過澣山灤故水鄉也  
今久曠又導灤水與灤水直北入大清河昔之淪  
漣萬頃一望田麥不可復識矣過鄒平縣程令素

今久曠又導潑水與灤水直北入大清河昔之淪  
連萬頃一望田麥不可復識矣過鄒平縣程令素  
期署教諭謝君逢辰來張甥秉鐸夏君毓采來入  
城視舍妹姪女輩一飯即行次禮叅店小憩夏君  
舍弟士驪先在姪溶沉祚等至過長山縣王令世  
馨往署臨邑未歸丁丞國佐來新城縣令郎君廷  
槐來族人來迎者多候于此郎君復候于忠勤祠  
已刻抵家蓋自丙子奉命祭告西嶽江瀆之役  
便道過里至是又六載矣予齒髮就衰而先仲兄  
及姪沆灌皆歿選詩云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豈不信然哉

帶經堂集卷七十八

一

帶經堂集卷七十九

歛門人程哲校編



帶經堂集卷七十九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蠶尾續文七傳

孫文定公傳

公孫氏諱廷銓字道相別字沚亭青州益都人世居顏神鎮曾祖考延壽祖考震考元昌三世皆有一行曾祖考祖考俱皇贈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考封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封公有丈夫子四公長也公少具夙慧讀書有神解長而博極羣書中明崇禎十二年鄉試明年舉禮部賜同進士出身釋

謁知大名之魏縣一年調撫寧改監紀推官尋以  
世亂歸鄉里順治二年薦授河間府推官分司天  
津未幾內擢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驗封文選三年  
典陝西鄉試進考功文選二司郎中公之在吏部  
也清白著聞時故相國溧陽陳公爲尚書嘗云吾  
吏部皆一時之選以語大器其惟選司二君乎謂  
公及曲沃文清衛公也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  
館八年世祖皇帝親政遣廷臣祭告五嶽四瀆  
帝王陵寢公奉命往祭南鎮禹陵南海道加太  
僕寺卿管左通政十年元旦賜宴朝堂世祖

獨目屬公天語詢姓名里居甚悉其年二月初

僕寺卿管左通政十年元旦賜宴朝堂世祖

獨目屬公天語詢姓名里居甚悉其年二月超  
拜戶部左侍郎明年請告歸省還朝改兵部尋  
遷吏部會廷推大司馬至再特傳上諭曰中樞  
重任宜慎簡畀孫某可兵部尚書公疏辭不允乃  
就職在本兵僅半載軍政肅然提鎮大帥私謁不  
及門轉戶部尚書公之佐戶部也每謂歲會無總  
錄無以劑贏絀之宜至是殫慮綜理俾錢穀舊隸  
諸部者各還所司條貫釐然歲會之成自此始典  
計二載政尚清簡務持大體其始也晨入晡出比  
其去也日坐堂皇數刻而已曲沃公以吏部尚書

大拜廷議推公爲代 特旨加太子太保疏辭不  
允初曲沃公以清望入相 上難其代時論以爲  
非公不可至是果然公在吏部久諳習故事旣爲  
尚書益爲 朝廷惜人才慎名器疏淹滯杜僥倖  
恒曰 聖主在上人臣奉法守職而已安所行度  
外事今之吏部服膺虛公兩言足矣加少保十六  
年海寇入犯江南 世祖下詔親征公率九卿上  
疏諫其略曰古創業之君亦或躬履戎行然必其  
時大勢未定強敵尚存非親援枹鼓不足以作將  
帥三軍之氣若夫大業已成強敵已殲即有餘孽

跳梁不過偏師小隊折箠而笞之未有以萬乘之

帥三軍之氣若夫大業已成強敵已殲即有餘孽  
跳梁不過偏師小隊折箠而笞之未有以萬乘之  
尊輒爲微釁小醜而動者也且大駕旣出若扈  
蹕威儀太從簡損則不足以肅觀瞻嚴警衛若張  
皇六師備陳羽騎則舟車之需輸輓之煩在所不  
免况江海之間風濤不測兼以水土未習霧露不  
時上之繫皇太后惓惓顧愛之心下之懸億萬  
臣民京師根本之慮其與一隅未靖孰爲重輕不  
可不察也世祖嘉納之會江南大捷遂輟行公  
掌銓六年恪守舊章吏不敢上下其手事有未便  
則條上更張之期于盡善如請寬有司考成請議

監司久任請復學道陞補條議川湖廣西雲貴委  
署官陞遷之例皆切中時弊多見施行嘗語同列  
曰吾輩臨事勿徒爲一司計也其通格之關於諸  
司者當并計之勿徒爲一時計也其利害之隱伏  
于天下者當并計之公之老成謀國皆此類也十  
八年正月 世祖升遐公位冢宰持大議定國是  
廷議侃侃無所鯁避輔政大臣不悅公弗顧也時  
二十七日 國制已滿 梓宮移景山 兩宮顯  
號尚未舉行公宣言于朝曰 新主即位旬日矣  
皇太后當改稱 太皇太后 佟妃當尊稱 皇

太后兩宮徽號迄今未議何以昭示天下於是率

皇太后當改稱 太皇太后 佟妃當尊稱 皇

太后兩宮徽號迄今未議何以昭示天下於是率  
九卿上請舉大禮疏繼廷議 大行皇帝謚號衆  
相顧未發公首曰 先皇龍興中土混一六合功  
業崇高同于開創宜謚爲 世祖高皇帝衆皆和  
之而輔政大臣鰲拜獨不可遂定謚 章皇帝公  
言雖未用物論歸焉頃之請急歸省 上命曲沃  
公以閣臣出掌部事而虛左以待公康熙元年還  
朝二年五月拜內秘書院大學士與同列高陽李  
公及曲沃公同心夾輔三年曲沃公休沐歸未幾  
公亦予告蓋居政府僅一載而公病矣公之歸也

年始踰五十兩親皆善飯無恙踰年丁尚書公艱日定省太夫人側猶孺子也所居在山中却掃謝賓客焚香掃地晏坐著書平生精琴理得意忘言在絃指之外撰顏山雜記四卷漢史億二卷歸厚錄十八卷自訂詩文集各一卷琴譜指法一卷其南征紀略二卷則奉使祭告時作也晚著春秋鳩考未成書以屬次子寶侗十三年九月以疾薨于里第公之未病也有烏自南而北千百其羣皆墮于鎮城內外未幾公薨公少嗜讀書爲文從政一本經術行已事上一本恭敬至于潔廉之操始終

一致故受

世祖特達之知屢有才德兼備端慎



本經術行已事上一本恭敬至于潔廉之操始終  
一致故受世祖特達之知屢有才德兼備端慎  
練勤之褒自吏部郎游歷九卿入枋大政而家無  
餘財與曲沃公同時清望相埒無所軒輕云公歿  
時年止六十有二子二人寶仍官光祿寺署正寶  
侗有才名未仕卒孫七人嗣端今官都察院經歷  
續端翰林院待詔續厚續勤嗣忠續廉續慎曾孫  
六人維謙維謨維謹維諫維諶維誠

論曰文定公可謂名相矣昔先正于文定公嘗論  
大臣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公于德望清望可謂  
兼之固不欲屑屑以才著而言才相者卒無以加

焉公著史論有云所謂大臣者善功不伐善諫不名丙魏是也嗚呼可以知公志矣

誥贈大理寺卿李公家傳

贈大廷尉李公

諱

雍熙字淦秋濟南長山人也祖

皇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父

贈懷遠將軍有

丈夫子三公其長也少修儒術與從兄大司寇公化熙同研席性顧任俠常慕魯仲連朱家劇孟之為人好排難解紛趨人之急甚已之私平居不問家人生產而為窮窘者所委命千里誦義焉事父母至孝父喪致車數百兩婦翁大司馬史公歎曰

吾壻素不問家人產乃能當大事如此值寇亂以

母至孝父喪致車數百兩婦翁大司馬史公歎曰  
吾壻素不問家人產乃能當大事如此值寇亂以  
身衛母匱不去中歲絕意進取長齋繡佛鐫為善  
去惡四言于牙牌出入佩之公善行不可殫紀尤  
自惇睦始弟明熙官濟南都司僉書將移家別墅  
公分宅與之不忍離析弟延熙遺孤貞之方在襁  
褓公為置田園撫之成立女則盛奩具嫁之撫從  
弟時熙遺孤亦如之族弟以先壟宰木求售給直  
而返其券族人某與其兄弟爭產公出私錢別置  
腴田如其所爭之數而歸之爭遂息石某者內兄  
弟也周其貧乏終身無倦史司馬之子錦衣柱鼎

革後家中落依公以居養生送死一仰于公其弟  
概二子克咸克敬皆撫之成立所以卯翼司馬之  
後者無弗至也其惇睦皆此類又劉甲三喪未舉  
來鬻田陳丙以漕累來請鬻宅皆返其田宅而欣  
助之他如贖吳士洪張文學之女贖王賜恩之妻  
捐金為吉蔭江楊六娶婦鰥寡無告則收養終其  
身如諸生胡獻捷房氏張氏王氏輩凡十餘人族  
人李桂鄉人王堯臣以反目逐妻反復曉譬俾好  
合如初周村鎮百貨所集官胥倚以為利公代覓  
斗夫秤夫又為代納牙行課稅市以不擾商旅如

歸焉又于鎮之南北兩坊設義學歌詩習禮有鄒

斗夫稱夫又爲代納牙行課稅市以不擾商旅如  
歸焉又于鎮之南北兩坊設義學歌詩習禮有鄒  
魯之風設義倉擇耆老司出納凶歲予賑平糶全  
活甚衆里中諸役倡爲催覓如漕糧小麥等水脚  
之費視他里減三之二里人于正供外不損毛髮  
又施田一區作義塚以葬死而無歸者凡公之爲  
德于鄉未易件繫而臚陳之略其灼然耳目者如  
此居嘗訓子孫曰汝曹讀書當以聖賢爲師吾不  
願汝爲貴人願汝爲善人足矣吾少好任俠汝曹  
不須效也性節儉衣大布之衣三十餘年不改其  
舊晚年篤好內典手寫金剛法華觀世音諸經著

孝行庸言如干卷康熙戊申五月二十二日卒得  
年六十有七子男一人毓之歿後十餘年而孫斯  
義斯讓曾孫可窠先後中甲乙科公以斯義官大  
理寺卿贈如其官

毓之字喆生性方正寡言笑燕居匡坐子姓侍側  
儼若朝典法言法服不以冥冥惰行人敬憚之爲  
諸生數以文藝壓其儕偶數奇不遇教諸子甚嚴  
斯仁斯義斯禮斯讓皆名士斯義斯讓相繼登甲  
乙科公之教也康熙壬子子邁疾少間著警心錄十  
二卷又十年壬戌正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六初

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再贈文林郎掌京畿道

二卷又十年壬戌正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六初

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再贈文林郎掌京畿道  
事河南道監察御史累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

舊史氏曰書不云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  
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作述之道  
無上下一也公父子繼起孳孳爲善世濟厥美其  
爲墍茨丹雘也至矣再世而子姓皆以文行科第  
顯致位上卿 恩綸重賁詎偶然哉庸著之以爲  
爲善者勸

明興安州知州復濱金公傳

公金氏諱之純字健之別字復濱楚廣濟人父楚

濱先生諱鼎赤隱居教授有二男子以長之鈇治  
穠蓑之事而授經于公公兄弟孝友故得肆力于  
學爲名士中萬曆乙卯舉人四上公車不第署醴  
陵縣學諭再補浙川考最不次擢知興安州公之  
知興安也流寇方橫秦豫間而所治當梁洋均房  
要害一旦寇傳城急攻公帶劍登陴慷慨與家人  
訣誓與城存亡夜半忽大雨漢江漲濠水驟添數  
尺賊遽舍去已而歲四薄城城中糧且盡公間道  
遣蠟丸書請救于遊擊將軍唐通通援至公夜半  
縋城與之合斫賊營柵殲其渠圍乃大解於是恤  
死戰者還俘略者歲稔疫作給醫藥設粥糜死喪



追城與之合斫賊營柵殲其渠圍乃大解於是恤  
死戰者還俘略者歲稔疫作給醫置藥設粥糜死喪  
者官爲殮之民皆感泣御史以功狀上聞朝議將  
以公知漢中府而公積勞邁疾卒興安民咸奔走  
如喪其私親公卒歲餘賊復至城中人彷彿見公  
絳衣大冠立埤堦間謂金公死不忘興安也相與  
廟祀之勿絕公內行醇備篤于友誼兄歿撫其子  
女婚嫁如已出叔父有孤孫鞠育之養孀姑終其  
身而周旋御史吳公裕中廷杖一事死生患難之  
際尤爲人之所難方天啓甲子乙丑以後逆璫虐  
焰不可嚮邇而應山楊公二十四大罪之疏上璫

切齒于楚人吳公者亦江夏人也疏劾次輔丁紹  
軾語侵璫璫怒甚矯旨杖百死杖下親戚故舊皆  
竄匿尸暴衢中公毅然臨其喪返其匱三千里外  
義不反顧時人以爲郭亮董班之義無以逾公也  
妻李宜人有節操明于大義當興安之圍公將乘  
城與宜人訣宜人指後圃古井曰公母內顧吾得  
死所矣必不辱公旣間關歸喪于楚歲時懸公遺  
像堂中率二子哭奠田不盈百畝茅屋數椽與兄  
子二人共之遵公志也教子如嚴君次德嘉壬戌  
冠南宮入翰林以文行知名每言及宜人母教輒

流涕公歿時年僅四十一

冠南宮入翰林以文行知名每言及宜人母教輒  
流涕公歿時年僅四十一  
論曰公守興安艱虞百折卒全危城于百萬虎狼  
之口可謂難矣使公勿死而守漢中漢中必全然  
大厦旣傾公即不死疾必死綏死社稷死漢中與  
死興安等耳當逆璫時公不負其友幾陷黨人之  
禍豈任封疆當巨寇而忍負吾君哉公爲孝廉嘗  
寫宋名臣言行錄類分之爲自警言編一書宜其大  
節卓犖如此矣

吳順恪六奇別傳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

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中有  
鐵丐者汝是否曰是曰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醅坐  
而對飲查已茗芋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  
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  
衣曰入夏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  
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爲丐查奇其言爲具湯沐  
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  
以丐曰少好博盡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  
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爲污查遽起捉其臂  
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

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陽祖爲觀察

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  
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陽祖爲觀察  
以擣蒲故遂爲窶人既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  
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曰請  
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劄  
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  
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孝廉家居久不  
記憶前事一日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  
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  
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  
簡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雜沓

擬于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  
敘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  
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為壽質明始罷自是留  
止一載裝累巨萬將歸復以三千金為壽錦綺珠  
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貲計查既歸數年值吳興  
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抗疏為之奏辯獲免于難  
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一峰高  
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  
載致吳中矣今石尚存查氏之家六竒後卒官贈  
少師兼太子太師謚順恪

汪光翰傳

少師兼太子太師謚順恪

汪光翰傳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禎末景陵胡恒官川南巡道駐節邛州光翰爲幕客逆賊陷成都分兵徇邛恒命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虜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聞關彛裸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粟十金

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獲稍贏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于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義者有夫人樊氏成氏馮氏士驊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入蜀遊峨眉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乃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時有李

華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雅州兵敗死



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時有李  
華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雅州兵敗死  
之又馬京及弟亨黎州宣慰司土官與賊相持兩  
載兵敗死楊之明碉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倡義  
討賊戰死

明經張先生傳

先生張氏諱紱孔繡字也世濟南淄川人曾大父  
松石公敬萬曆丁丑進士官止禮部主事大父憲  
松公至發萬曆辛丑進士崇禎中禮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贈少保父泰象明經先生生而志節慷  
慨負意氣傲儻自喜少侍少保于京師凡朝章國

故前言往行及一時鉅人長德皆及見聞而心識之少保以首輔引疾歸再與宜興江夏同召力辭不赴未幾薨尋值甲申之變先生以冢孫佐世父孝廉支拄戎馬患難之間甚力以雋異拔入國學順治丁亥高苑賊謝千夜襲淄川據之置僞官屬先生自晦于酒人狎狂以免而從叔泰瑞罵賊死尸諸市無敢殮者先生毅然曰死生命也吾忍負吾家烈丈夫哉具縗衣尸衾往殮之賊亦不怒也王師旣滅賊有裨將掠薦紳子女數十人入軍營先生故與監軍相識挺身往說之立脫係累其慷

慨好義率如此縣有巨憝擇人而食其稔惡乃甚

先生故與監軍相識挺身往說之立脫係累其慷  
慨好義率如此縣有巨憝擇人而食其稔惡乃甚  
于賊故家無得免者以事螫先生家先生季父跳  
而走京師先生與弟綿就逮慨然曰奴輩利吾財  
耳詎知清白吏子孫固不名一錢耶弟畏獄吏如  
虎日夜泣先生飲酒賦詩不輟顧笑曰汝即善哭  
如申胥誰憐汝者勿徒亂人意久之事解歸拜母  
堂下曰兒不以釋纍囚爲喜喜有以慰吾母耳先  
生故豪邁不問家人生產又數罹兵燹患難家益  
落里居無慘輒好遊遊亦輒困嘗一入剡中一至  
雲間留五狼最久西放于鄂岳湖湘所至窮其山

水之奧與其賢豪者游興盡而返更自得也歸益  
好飲酒酒酣輒呼羯鼓作漁陽摻搗淋漓悲壯四  
座爲之改容昔人以銅丸搗鼓又云頭如青山峰  
手如白雨點一技之末其精詣如此先生殆亦有  
所託而逃焉以鳴其中之不平者耶先生雖自晦  
于酒人然與羣從晏談必舉祖宗功德遺事及前  
言往行以相勸勉聞者悚聽工書法尤精篆隸常  
自篆五岳真形圖人藏弄之酒餘好爲詩予在廣  
陵常爲刻詩數十篇所著南游小咏西征游記適  
吳筆略楚游記略多未刻自著栗公年譜淄城遇

變記蒙難記及詩文全集皆藏于家子五人篤慶

吳筆略楚游記略多未刻自著粟公年譜淄城遇

變記蒙難記及詩文全集皆藏于家子五人篤慶  
錫慶履慶增慶餘慶篤慶詩古文最知名先生卒  
年七十九

舊史氏曰古人意氣所寄如禰衡之鼓嵇康之鍛  
阮孚之屐桓伊之箏笛謝尚之琵琶柳世隆之馬  
稍皆有所託而逃焉者也先生之自晦于酒與羯  
鼓亦其類歟予故著其欽崎歷落之槩將與後之  
尚論者共見之

孫先生傳

先生姓孫氏諱鞏字子皇別字秀峰楚華容人也

華容之孫自進賢徙沱西公榮而下代有聞人沱  
西知信陽與何仲默先生友命子石磯公繼芳學  
焉石磯公以進士歷官雲南提學副使在郎署常  
疏救王肅敏廷相劉莊襄天和武庫郎陸震死諫  
經紀其喪霍韜疏請追尊與獻王約同舍署名公  
力拒之卓然為正嘉名臣所與遊則崔仲鳧邊庭  
實王伯安楊用脩諸公也子玉山令宗洞庭漁人  
宜宜詩名最著王元美所謂華容孫宜得杜肉是  
也宜子斯億號雲夢山人以布衣游元美兄弟皇  
甫子循陳玉叔徐子與吳名卿諸公間先生祖曰

斯代嗣玉山公子相侯是生先生先生席累世華

甫子循陳玉叔徐子與吳名卿諸公間先生祖曰  
斯代嗣玉山公子相侯是生先生先生席累世華  
膺性慷慨好行其德初從事帖括不見收退居東  
山族黨有婚嫁死葬而力弗贍者皆賴焉里有爭  
訟往往不願詣公庭得先生一言決其枉直率折  
服而去獄訟爲之衰止以康熙四十年六月卒年  
七十有二子三人祐岐丁卯舉人知歷城縣次祐  
禹祐商余昔從先正劉忠宣公之文而知沱西之  
父柳塘居士又從大復而知沱西石磯兩公又從  
弇州少華三石而知洞庭雲夢父子古所稱七葉  
雕龍人人有集惟華容孫氏足以當之祐岐令歷

下有志爲古循吏余適歸田里以先生行狀來謁  
余文余不敏雖遠愧忠宣大復弇州諸公然不可  
以牢辭故爲之傳

舊史氏曰世家之說盛于南北朝唐尤重之至有  
岡頭澤底土門滎陽四姓之號後益以釵鏤王氏  
非此族也不通婚姻世家如是鄙哉若夫弘農楊  
氏之清節陳郡袁氏之忠義江左王謝之風流文  
采斯可以爲世家矣吾觀華容孫氏何以異此先  
生雖不以文章名而躬行無忝先人春華秋實夫  
亦各有當也處給諫中丞之間庶無愧哉

王與似傳



亦各有當也處給諫中丞之間庶無愧哉

王與似傳

王與似字魯珍益都諸生也康熙元年省父保寧  
太守玉生歸次鳳翔橫水鎮西迷失道時方五月  
暘甚遙見山麓屋宇隱隱出林表策馬赴之可五  
六里至則古木叅天藤蔓糾結漸入陰翳不見曦  
景蝟伏鼠竄栖鶻磔磔驚起叢薄間心悸欲返更  
誤入敗垣北得一亭蒿藜沒徑闕無人跡繫馬堦  
楹轉入東北隅有堂巍然堂後素壁上題詩滅沒  
不完有句云殘魂搖遠夢弱骨冷空山又云金刀  
斷織韓香事千載銜冤泣月明方吟諷然疑之頃

忽墻下窻窻有聲一巨蛇出草間拔刃逐之乃引  
至別院一室類祠廟室中有塑像綠衣少年衣冠  
甚古東西正黑如夜西北隅微茫有物如牀几不  
敢近稍以刃穴壞牖土石視之天光穿漏則一敗  
柩耳睇其中豐鬢纖足女子也雖衣花成土而依  
稀可辨胸壓匕首剪刀出左脇憶薛間詩云云其  
殆以此以土覆其身而出比紆迴出林木日已將  
夕僕馬方徬徨道左乃覓路東行恍忽見一女子  
拊心行馬前旣而形隨目矚化身百千萬億投逆  
旅倦而假寐夢女子云荷君厚意後十三年再得

相見比覺問店主人云後魏鄭刺史祠也闖寇已

旅倦而假寐夢女子云荷君厚意後十三年再得  
相見比覺問店主人云後魏鄭刺史祠也闖寇已  
來久爲豺虎之窟欲焚之而未果也然十三年後  
竟無所遇王生子門人自述如此

### 梁九傳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 太和殿有老工師梁九者  
董匠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 本朝初年大內  
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木殿一區獻于尚書  
所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踰數尺許而四阿重室  
規模悉具殆絕技也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  
者董造宮殿自萬曆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

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  
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九  
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予因歎夫一技之必  
有師承不妄授受如此矧道德文章之大者乎柳  
子厚作梓人傳謂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  
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殆類是歟乃爲之傳

帶經堂集卷七十九

帶經堂集卷八十

歙門人程哲校編

帶經堂集卷八十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蠶尾續文八傳

范先生傳

濟北有通經學古之大儒曰范先生諱明徵字仲亮別字雪厓其先玉田人元至正間始祖好禮自玉田徙霑化祖某貢士判瀘州父某諸生先生少慕古學不屑章句九歲通左氏內外傳以古文大家為制舉之文于是清河南北無不知范仲亮者既屢躓場屋發憤聚書數千卷州次部居甲乙鈎

貫于六經三史尤致意焉凡漢唐諸儒注疏以逮  
宋儒濂雝關閩之說由博返約慎所持擇折衷諸  
家之論而一以大公爲斷康熙己未開史局秉筆  
者率齟齬陽明且波及象山之學術目爲異端其  
始倡于一二人旣而衆喙附和膠牢不可解先生  
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略曰或問于范子曰人謂  
陽明之學異端陸象山之流象山可謂異端乎范  
子曰象山烏可謂異端也異端者非聖賢之道而  
別爲一端也古之楊墨今之釋老是也象山固學  
爲聖賢而宗法孔子孟者也焉有學爲聖賢宗法孔  
孟而可謂之異端哉象山蓋異于考亭非異于孔

爲聖賢而宗法孔子孟者也焉有學爲聖賢宗法孔  
孟而可謂之異端哉象山蓋異于考亭非異于孔  
子孟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其所  
從入之途異而適燕則一也曰象山專主尊德性  
而略問學于不事是蹊于禪者也豈聖賢之旨乎  
曰此非象山之意也使尊德性而舍問學之道亦  
非所以尊德性矣自禪宗有不立文字之說而曹  
溪之書遂滿天下有謂不必識字而可明心見性  
者今謂象山爲不識一字也可乎試觀象山集所  
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  
固以道問學爲事者而言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

不尊德性乎兩家之學既立各有弟子角持其師  
說爭勝不已今性理所錄多考亭門人所述非盡  
考亭本旨也伊川之易傳說書考亭不從者什且  
五六亦可謂其別為一端乎陽明之是象山也皆  
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自得于心而成其為陽  
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于  
後世安在其異於孔孟而謂之為禪耶曰象山謂  
告子亦有高處此象山自為告子之學已異于孟  
子矣曰此未足為象山病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  
義以其外之也是言告子之勇辨不察未嘗以告

子為楊為墨也湍水杞柳應口而斥至其言生之



義以其外之也是言告子之勇辨不察未嘗以告  
子爲楊爲墨也湍水杞柳應口而斥至其言生之  
謂性孟子不遽斥之者以此語未大失也失在于  
猶白之謂白耳白之謂白猶未大失也失在于等  
雪與玉羽而一之則誣矣使謂犬牛與人各有所  
生之性亦復奚失哉孟子不云形色天性乎象山  
所以高告子者以爲非孟子不能折之陽明謂告  
子毫釐之差亦以爲非孟子不能辨之也明其毫  
釐之差以著其千里之謬皆于其原本折之不爲  
隨影之吠也今謂象山陽明皆爲告子之學則兩  
先生所以辨告子者各自有說不具論而胡敬齋

考亭之孝子也謂告子亦自認為聖門全體之學  
但先著性體之見云云遂內外兩截而本原失矣  
其論猶之陽明也兩先生讀孟子之書而學告子  
之學雖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兩先生為之乎孟  
子所以闢異端等于禽獸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  
後世也今為世道人心之患者果象山為之乎陽  
明為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  
骨肆龙舌之狂吠恐亦非考亭所樂問也會崑山  
徐學士元文被命為監修官先生遺之書論于  
忠肅復辟事及張江陵之相業言多超越常論又

著孔子王號辨一篇力詆吳沉張璉之非予為祭

忠肅復辟事及張江陵之相業言多超越常論又  
著孔子王號辨一篇力詆吳沉張璠之非予爲祭  
酒有請正至聖祀典一疏先生見之欣然有合因  
千里寄示文多不具載先生事親至孝葬祭皆準  
古禮又立宗法修譜牒排難解紛鄉人化之有不  
善惟懼先生知也故相國文襄李公之芳詹事李  
公呈祥叅政杜公濂與先生交最善如王文正寇  
忠愍之于魏野而不佞士禎亦忝縞紵之雅故先  
生遺命以傳屬予先生卒年八十所著有天文圖  
文廟崇祀考雪厓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子一汝  
恕孫二牲孖孖有文足世其家

舊史氏曰先生辨學術則通朱陸之郵論史事則本春秋之義摘齊黃之失正張桂之罪訟居正之功皆不屑隨聲附和以取世資可謂特立者矣因撫其大者著于篇

王延喆小傳

明尚寶少卿王延喆文恪公鏊少子也其母張氏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產延喆少以椒房出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槧史記求粥者索價三百金延喆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畢工其人

如期至索直故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

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畢工其人  
如期至索直故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  
贋持去旣而復來曰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吾書  
豈誤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散  
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  
且爲君書幻千億化身矣任君取攜去其人大喜  
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又有  
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狀如生索直百金延  
喆謂蛛果生耶曰然然則碎而視之果爾即償百  
金否則一錢不直手碎之果有生蛛自內躍出行  
凡上數巡見風化爲水乃立以百金償之其豪快

如此

李公正華傳

李正華河間獻人以明經爲令累官知松江府潔廉爲江左第一順治末東萊李御史森先巡按下江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旣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以考成不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

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以考成不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強投舟中復又製一衣獻之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爲行李之費旣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渭南南禮部廷鉉官河間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正華已歿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

### 武風子傳

武風子雲南之武定人名恬或言其先軍衛官也嘗行乞市中或寄宿僧寺狀若清狂不慧特有巧思能於竹箸上燒方寸木炭畫山水人物臺閣鳥

獸林木曲盡其妙嘗畫凌煙閣功臣瀛州十八學士鬚眉意態衣褶劍履細若絲粟而一一生動或以酒延致之以箸散布其側醉輒自取畫運斤成風藩王督撫藩臬大吏欲邀致之輒逃匿山谷弗見也其箸一束直白金一餅宦滇南者遠餽京師用充方物風子醉後或歌或笑或說論語往往有奇解年六十餘卒按盧氏雜記云故德州王使君椅有筆一管約一寸許管兩頭各出半寸以束中間刻從軍行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二句云用鼠牙刻之故崔

郎中鋌有王氏筆管記此其類焉



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二句云用鼠牙刻之故崔  
郎中鋌有王氏筆管記此其類焉

劉澤清小傳

南渡時東平伯劉澤清者字鶴洲曹州人天啓中  
戶書郭允厚家奴也後充本州捕盜弓手少無賴  
爲鄉里所惡徙居曹縣遭離亂從軍積功至總兵  
官金陵立福王遂爲藩伯開府淮陰其兄忘其名  
字鳳洲崇禎時亦至總兵官禦敵歿于王事稱名  
將非澤清比也澤清爲人陰狠慘毒睚眦必報曹  
縣士大夫懼其禍者甚衆澤清在江淮縣有故居  
空無人一日諸生十數輩僦飲其宅或拾一錦鞋

于內閣中傳玩之座中有謔者澤清知之使健兒名捕至淮盡殺之中表兄某夙有違言遣人召之中表懼祈哀于澤清之母母爲婉轉申救澤清佯許諾禮待頗厚旣辭歸立遣健兒途中拉殺之已而大兵渡淮澤清迎降歸于京師以叛案有連至盧溝橋伏法行路快之不數年子姓無子遺故居爲墟

李母董太夫人傳

太宜人董氏前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左江道李公之繼配予嘗誌公墓今二十餘年矣而太宜人

以壽終年八十有四公子方伯君復屬予傳太宜

公之繼配予嘗誌公墓今二十餘年矣而太宜人  
以壽終年八十有四公子方伯君復屬予傳太宜  
人事行董世爲德州儒家祖漢佐父元勲皆諸生  
太宜人年十九歸于李僉事公方爲孝廉鍵戶雜  
誦不問家人生產饗食殮之計一委太宜人遇儉歲  
脫粟不給一日偶借麥于鄰太宜人手製餅餌進  
僉事公以其餘及長子浹而自食青麩浹元配宋  
宜人出也 國初僉事公知故城縣調豐縣兼攝  
碭山縣事皆以太宜人從而浹亦登順治三年進  
士第知平陽府之芮城僉事公署碭山也夜歸對  
食不樂太宜人問之曰今日某甲告監生某謀叛

將興大獄如之何太宜人曰礪人素刁悍喜終訟是或利某財耳宜疾往親驗之事有無立決矣公曰善明日晨往驗無叛狀遂白其誣太宜人性明決能斷大事皆此類僉事公以工部員外郎權清江三年積羨金數千笑謂太宜人曰以此歸市田廬不復憂饑寒矣太宜人正色曰此絲毫皆公家物何得私也公笑謝謂吾戲嘗汝耳立疏獻之朝遷郎中擢廣西分巡左江道僉事至岳州以病致其事歸歸而教子方伯濤兄弟太宜人脫簪珥佐脯脩無倦僉事公卒太宜人遂舉家政屬子婦

齋居素服親族宴會皆不與以此終其身康熙乙

佐脯脩無倦僉事公卒太宜人遂舉家政屬子婦  
齋居素服親族宴會皆不與以此終其身康熙乙  
卯方伯以第一人領解額明年成進士入翰林三  
載授編修太宜人乃就養于京師戊辰方伯由翰  
林出知臨江府太宜人就養江西督家人灌畦種  
蔬戒方伯絕饋遺爲清白吏方伯受教惟謹又數  
以方略禽巨盜曾翕焦定等絕盜源太宜人喜曰  
而父在豐碭間嘗介馬掩捕盜渠孺子乃亦辦此  
清江縣蠹吏收稅作奸方伯廉得之寘于法太宜  
人復喜曰此而父在故城清丁地法也會上諭  
督撫各舉廉吏以次 陛見方伯爲舉首太宜人

遂北歸方伯遷兩浙轉運使未幾特擢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太宜人率家居不復就養壬午瘍發于項方伯聞之請急歸奉俞旨蓋抵里三日而太宜人病革撫方伯曰汝旣歸吾復何憾齊粵相距六千餘里及歸視含襲人以爲慈孝之感非偶然者也彌留之頃內外孫曾而下凡八十餘人皆侍左右人尤以爲難太宜人性勤儉僉事公歿四十年衣惟布素子姓侍側不命之坐不敢坐臧獲輩皆銜恩服教而太宜人未嘗大聲色也生萬曆庚申十一月二十四日卒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正月二十八日初封宜人進封太宜人子三人浹

曆庚申十一月二十四日卒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正月二十八日初封宜人進封太宜人子三人浹  
潤皆前卒仲即方伯濤也女子一人適趙珪孫八  
人孫女八人曾孫十九人曾孫女八人元孫六人  
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祔于僉事公之墓

舊史氏曰春秋書婦人之賢莫如敬姜戰國婦人  
之賢則有田稷之母敬姜之教文伯曰卿大夫朝  
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庀其家事而後即安文伯  
卒為魯賢相田母之教稷曰修身潔行不為苟得  
廉潔公正遂而無患載之烈女聲施至今觀太宜  
人之教方伯與其佐僉事公者其亦無愧于二母

也巳予故著之于篇使後之論世者知方伯之爲廉吏由母教也

畢母王孺人傳

畢母王孺人者予之從姑母也先太僕忠勤公之曾孫曾叔祖按察柏峰公之孫從祖叅將熙明公之子年十四適淄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白陽畢公長子履禮先生際壯幼賢淑嫻內則當其有家兩家方鼎盛列戟相望而母儉約自將有桓孟之德少保官大農居京師母從姑省視少保公一見賢之戊寅少保薨母相履禮先生治喪內外井井

先生同產兄弟三人析爨後或以浸潤相間者母



賢之戊寅少保薨母相履禮先生治喪內外井井先生同產兄弟三人析爨後或以浸潤相間者母折之曰先少保自爲松江理官即以清白聞天下晚官六卿而家無餘財我爲冢婦詎有不悉而以雨露之私疑天地耶壬午先生歿藐孤盛錫甫八齡母一身兼顧復迄于成立厥後盛錫又卒母年六十有八矣撫兩穉孫世溶世治自提抱迄受室推燥就濕恩勤罔替人不知其爲無父之子也太夫人後先生三十六年以壽終母朝夕候寢門供滫瀡柔滑有如旦暮性慈善子孫輩有過委曲誠之終不忍暴其短其御僕婢輩亦然寧已之無衣

而不忍人之寒寧已之無食而不忍人之饑蓋其天性也母雖巾幗尤諳大義當甲申鼎革流賊陷京師郡邑徧設僞官逮鄉士大夫幽之狴狴威以刀鋸名曰比餉太夫人率諸幼哭于少保公之廟母獨曰無憂也賊作如此舉止其能久乎未幾

本朝義旗入關賊遂潰散如母言人服其識蓋母于歸八年而少保公薨十二年而履禮先生卒五十五年而盛錫卒凡七十一年而稱未亡人者六十年喪子撫弱孫者又十有七年壽八十四冰霜之操聖善之德內外族鄙無間言可謂難矣康熙

辛巳夏士禎取急里居其冬盡急將詣闕而外

之操聖善之德內外族鄙無間言可謂難矣康熙  
辛巳夏士禎取急里居其冬盡急將詣闕而外  
弟盛鉅以所爲行略來乞傳

贊曰春秋紀伯姬之節魯敬姜之賢去人二千載  
而稱道不衰徒以吾尼父有取焉爾母之節之賢  
視伯姬敬姜何如而采風者不及名不得上于禮  
部千百年後將與草木同朽腐詎不悲夫子母之  
從子也舊嘗備位史官庸敢質言爲傳以補采風  
之闕失俟史館筆削云爾

居烈婦向氏傳

向氏高郵人向崇德女也許字同州人居某次子

士驥有居軒者大猾也家富於財至不可訾計復竄名鹽漕諸臺使吏籍中軒於某爲族祖相厚善某且死以其婦張二子士驥爲託自是日往來其家久之遂與張通繼而士驥娶於申軒又通之向旣于歸軒復謀通之屬張與申爲諭意堅不可自是聞軒至必深避遠隱軒計絀更製麗服一稱簪珥之屬稱是屬申貽之向持之益堅碎其衣投諸地罵不絕口申走報軒於張所軒大恚乃謀以明日匿軒於別室而張與申偕往陽以好語勸譬言之復大罵如故乃呼軒出三人共毆之立死至

死罵不絕口未幾其父崇德控於官事下江都縣

壁言之復大罵如故乃呼軒出三人共毆之立死至  
死罵不絕口未幾其父崇德控於官事下江都縣  
及揚州府同知皆入居軒之賄且欲以自媚於臺  
使遂當崇德誣告旣數月矣余時爲揚州推官最  
後屬余讞刑訊軒備得情實三人皆論棄市

論曰昔孟軻氏鄙儀衎爲妾婦而所謂大丈夫者  
乃在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世之鬚眉男  
子能蹈道者有幾人哉向氏一十四五弱女子耳  
而所爲若是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  
之間可矣

樂烈婦許氏傳

許氏青州之博興人丁卯舉人州牧女也適同邑貢士欒克昌第四子某性婉變得舅姑歡欒子未弱冠修士行政文章夫婦相莊如賓康熙四十二年八月姑患痢亟欒子侍疾衣不解帶者兼旬母病以差而欒子遂病不起十月初九日也夫亡之二日烈婦舉嫁時簪珥衣衾畢送舅姑所曰未亡人無所需此當以佐喪葬之費告其母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且無子雖生奚爲告諸嫂曰新婦不幸不能終事舅姑是在兄與妯矣二十日告歸訣母明日還欒氏二十六日日晡從容理妝竟易服

拒戶自經死年二十一烈婦死五日其兄許某以

母明日還藥氏二十六日日晡從容理妝竟易服  
拒戶自經死年二十一烈婦死五日其兄許某以  
應試歸自青州視殮顏色如生觀者皆泣下

論曰魯文伯死其母敬姜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  
好外士死之吾惡吾子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  
共先祀者勿瘠色勿揮涕勿陷膚有降服勿加服  
君子以爲是賢母之昭其子也而非女子之常經  
也若烈婦之死合于經矣所以昭其夫者至矣故  
爲之傳而謹其日月以附于春秋之義

二烈合傳

烈婦張氏開封襄城人也曾祖寧萬曆壬辰進士

官四川副使祖永祺天啓辛酉舉人父某諸生甫  
笄歸縣人樊廷柱有子二人曰魁兒曰亞兒廷柱  
病革烈婦自矢撫孤孀居七載足不闔門其鄰有  
王荊州者素亡賴隸籍襄城營爲兵聞烈婦美而  
豔悅之謀于其同伍山海人王習武以康熙三十  
年十月十九日夜踰墻鑽穴入其室烈婦覺之大  
呼二賊逸去明年四月二十四日魁兒與其叔宣  
獲麥于鄉亞兒晨赴塾烈婦獨處室中二賊晝入  
劫之烈婦大罵手枕畔藏刃斫賊荊州奪擲地復  
脅之烈婦取菜刀格鬪習武又奪之烈婦奮身大  
呼適比鄰皆以獲行闖其無人二賊怒且懼泄也



脅之烈婦取菜刀格鬪習武又奪之烈婦奮身大呼適比鄰皆以獲行闖其無人二賊怒且懼泄也習武刃其首烈婦仆地罵不絕荊州斷其脰立死是日巳時也年三十有四亞兒歸見母死急走報宣鳴于官不得殺人主名懸案待緝既三年矣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時加酉荊州忽發狂大聲疾呼自言與王習武殺人狀甚悉即入室自縊以死宣聞于縣縣逮習武至一訊而伏習武論大辟而請旌烈婦于朝

烈女秀姑姓孫氏錢塘人年十五歸楊氏子文龍幼未婚也文龍父鼎元以康熙三十七年攜子負

販之衢州秀姑與姑侯氏家居其鄰有閩士積者  
年五十餘矣素無行與其黨胡起龍輩八九人暴  
橫里中三月八日侯卧病樓居士積突入室將犯  
秀姑秀姑嚙其指士積負痛逸去六月十六日秀  
姑獨坐門内士積穴壁遽持其足秀姑驚走泣訴  
于姑因并及前事侯氏聞于地鄰鄰人介士積詣  
楊謝比至侯氏憤甚擲茶盃擊士積誤中起龍起  
龍固袒士積者遂罵侯氏已又與士積及其黨踵  
楊之門辱之士積呼秀姑曰汝晝訴地鄰夜將安  
訴吾不能致汝者非夫也秀姑飲泣慰姑先寢燈

下自縫紉其衣下及裙袴畢飲溲死時十八日之

訴吾不能致汝者非夫也秀姑飲泣慰姑先寢燈

下自縫紉其衣下及裙袴畢飲溲死時十八日之  
夜也天方炎酷顏色如生數日不變里甲張廷瑒  
等以處女貞烈聞于官巡撫中丞疏請旌表士積  
論辟

論曰張氏以弱女子奮刃殺賊不克卒蹈白刃而  
死其義烈不減龐娥親矣秀姑從容紉衣裳禦強  
暴潔身遠辱雖死猶生而出于羈貫之歲豈不尤  
難哉

### 沈烈女傳

沈氏大姑者本紹興人父達人僑居京師以字同

郡朱謙穆謙穆幼孤母龔氏年十九苦節撫子迄于成立家貧賴其舅某贍廩以給朝夕康熙丁丑之秋始納采沈氏以貧故未能娶也無何謙穆病且篤大姑聞之自誓歸朱脫夫有不諱願奉孀姑終身言已即日命駕歸朱氏居五日謙穆死大姑撫尸一慟而絕康熙戊寅六月二十八日也年甫十九夫婦死不踰日有八十老人蔣玉生者敘述其事傳之而詞不雅馴予因略次之如右

韓氏兩賢婦傳

青城叅政韓公庭芑之孫定州知州逢麻之子曰

澤吉先娶於王繼娶於孫二女子皆有賢行皆宜

青城叅政韓公庭芑之孫定州知州逢麻之子曰  
澤吉先娶於王繼娶於孫二女子皆有賢行皆宜  
男而皆不幸夭折以死二女子者其一吾之女孫  
其一吾之自出也予哭之過時而悲澤吉一日造  
門泣請爲之合傳且曰得吾翁一言庶幾不與煙  
草同盡嗚呼語有之悲者不可爲叅戲吾何言哉  
然澤吉伉儷之重義不可負輒揮涕述其生卒日  
月而爲之傳以代楚些之辭以抒吾悲且以慰澤  
吉之意云爾

王氏小字崇姑本吾兄子啓溶第二女生母畢淄  
川解元世持之妹吾之自出也女幼失怙恃予令

兒啓沔撫爲已女母王長山太常少卿楨之女也  
夫婦艱于嗣雖女也珍愛之過于男女生而端靚  
明慧事父母至孝女紅組繡不學而能八歲隨父  
母之官文登居九年始歸歸於韓年十八矣事君  
舅君姑如其事父母姑伊安人歿事伯姑如其事  
姑旣析爨自淄川移居青城一年卒始女之病也  
予官京師其父官堯山其伯叔往來如踐更視醫  
藥然竟不起生康熙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三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年才二十三有二子子灤  
子洛

孫氏小字俸姑益都相國文定公廷銓曾孫光祿

子洛

孫氏小字俸姑益都相國文定公廷銓曾孫光祿  
署正寶仍之孫太學生續厚之子也光祿娶吾再  
從妹續厚又娶吾女姪故兩世皆吾之自出女生  
而秀惠娟好眉目如畫隨其母來歸寧予兄弟竒  
愛之常在提抱七歲語言舉止異常兒曾祖母一  
品夫人宋尤篤愛之曰是兒足娛吾老天性至孝  
九歲母患疫女侍疾視藥餌調飲食如成人稍長  
精女紅遇事敏而能斷試以家政一二言輒中肯  
窾德容言工族鄙交推第一初女孫之歿壻來吾  
家慮其難繼者予兒啓涑啓沂因爲言女甥之賢

爲蹇修而聘焉年十九歸於韓時定州君遠宦灤陽而姑猶在殯歲時伏臘薦沈薦豆湘之奠之愾乎見聞諸姑娣如歎爲禮宗至於撫前室二子推燥就濕時其衣被食飲疾痛疴瘡如身受之既有二子二女鴟鳩之德均平如一二子亦不知其非所生也嗚呼賢哉歲時遣使展前室本生父母之墓終始無倦前室母王自堯山歸未幾病卒衰經苦由如其子女蓋其孝友誠出于天性則然及病子洛甫九歲祈禱于神願以身代子兒啓沔方需次於家往哭之慟逾已女子衰病不能往拊棺顧不知老淚之沾灑也生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



次於家往哭之慟逾已女子衰病不能往拊棺顧  
不知老淚之沾灑也生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  
九日卒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年才二十四有  
二子子滿子注女二人漁洋老人曰傳必系贊吾  
傳二女惟記其生卒略述其行事而質言之故序  
而不贊云

帶經堂集卷八十



帶經堂集卷八十一

歙門人程哲校編

帶經堂集卷八十一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蟹尾續文九

論

辯

說

記事

宋公子鮑論

春秋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美而豔  
襄夫人欲通之乃助之施旣而夫人使昭公田於  
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左氏曰書曰宋人弑其君  
杵臼君無道也予以爲丘明之言諄矣弑昭公者  
公子鮑爲首惡罪不可薄觀鮑日數於六卿之門  
又竭粟以貸國中此與商人田常輩何異襄夫人

以祖母欲淫其孫爲昭公之不禮於已輒先殺公子印等而昭公不能救令之田欲殺之蕩意諸言之而昭公不敢適諸侯蓋襄夫人平日有馮太后武嬰之惡公素畏之而鮑因嬖幸以陰肆其篡弒之謀非一日矣故昭公弒鮑遂立雖曰王姬實鮑之謀善乎劉原父權衡篇曰公子鮑爲不臣襄夫人爲不母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人欲通於鮑而遂弒其君宜推公子鮑爲首惡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反惡宋公也昔儒謂左氏是非謬於聖人不其然歟

竇建德論

宋公也昔儒謂左氏是非謬於聖人不其然歟

### 竇建德論

隋末割據諸奸雄皆羣盜耳獨夏王竇建德有帝王之度觀其舉措殊不在太宗之下楊維禎云觀建德行事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爲喪者起兵日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以其首來建德曰弑主大逆也納之敗教遂誅奴反軌首此舉暗合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慚德矣推是心也豈不可以有天下乎又謂夏王之義尤在斬宇文化及諸逆臣爲煬帝素服發喪一事而唐乃納宇文士及以爲上儀同

視夏王何如此詎可以成敗論耶秦王俘建德世  
充於京師謂宜誅世充而赦建德以服天下之心  
顧乃斬建德於市赦世充爲庶人徙蜀未行獨孤  
修德殺之猶免修德官此又何說耶胡寅謂宜數  
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  
章矣諒哉顧寅又議建德不當哭煬帝謁蕭后以  
爲異乎漢高之於義帝則腐儒之謬論不足取也

東西二漢水辯

漢水有東西二源自桑欽常璩酈道元以來諸說  
紛紜輻輳不解予嘗兩入秦蜀於東漢則探其源

於西漢則窮其委因爲辯之按百牢關下有分水

紛紜轆轤不解予嘗兩入秦蜀於東漢則探其源  
於西漢則窮其委因爲辯之按百牢關下有分水  
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而爲  
東漢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而  
爲西漢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  
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隴西番冢山會白水經葭萌  
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沔漢酈注引漢中記云番冢  
以東水皆東流番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  
流所歸故俗以番冢爲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  
入之理又云東西兩川俱出番冢而同爲漢水按  
常氏以沔爲西漢水其說紕謬酈注辯之躉矣又

謂東西同出蟠冢非也且桑欽謂漾水出隴西氏道蟠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而曰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縣與羌水合是以漾為西漢水也又謂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曰沔水東南逕沮水成東南流注漢是以沔為東漢水也酈氏兩疏之而未辯其非夫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為漢漾之東流見於經者顯然如此余過武都蟠冢山下詢漾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南入沔者即是則漾入沔合流而東共為東漢水其源流甚明而其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漾

合常氏既附會漾水之名以為東漢又妄以沔出



其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漾  
合常氏既附會漾水之名以爲東漢又妄以沔出  
蟠冢合白水爲西漢是明與蟠冢道導漾之文相悖  
桑氏又析漾沔爲二條其流迴別至云漾合白水  
羌水則與禹貢東流爲漢之文又不符合今按通  
典蟠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山  
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蟠冢山西流與  
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蟠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  
源出沔縣蟠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即五丁峽之  
蟠冢禹貢蟠冢道導漾乃沔縣之蟠冢非秦州之蟠  
冢知蟠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

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辨而明矣沮水出武都東狼谷東南流注漢水經此條在沔水下而此又云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不惟兩漢水皆合於沮必無是理而漾水近在武都之嶓冢反遠引隴西之嶓冢東流至武都爲漢其誤總在以兩嶓冢爲一山故自爲矛盾如是酈氏於漾水條下又云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則未嘗按脈察理而牽合桑氏之說以成其誤不知漾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白水相合也山海經云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沔

知漾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白水相合

也山海經云蟠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沔  
郭璞云在武都氐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漢始出爲  
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皆謂東漢水也  
其嘉陵江自兩當略陽出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  
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  
氏所稱西漢水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常氏所  
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廣魏與白水合又  
至葭萌與羌水合者皆謂西漢水也黃氏日抄云  
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  
巴中縣入江今重慶府巴縣一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

三五七  
水至漢陽軍入江觀此則二漢水源流益洞然矣  
何紛紛聚訟爲哉

殛鯀辯

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此論極當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爲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才如此四岳何爲

而舉而堯何爲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

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才如此四岳何爲  
而舉而堯何爲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  
鯀於羽山誅共工于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  
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欲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  
舉其尾能以爲旌舜於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  
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  
天下由是黃熊玄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  
其不幸哉按楚詞注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  
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可信

姜貞毅葬衣冠辯

萊陽姜如農塚如須垓兄弟齊名時稱二姜如農  
崇禎末爲給事中建言謫戍宣城衛鼎革後遂卜  
居吳郡不歸鄉里給事死遺命葬宣城以謂故君  
未賜環不敢首丘吾友張杞園貞作祠記書其事  
南北名士多歌詠之旣而遷其夫人之匱合葬於  
宣而葬給事之衣冠於父母墓左予謂非禮也夫  
給事身值滄桑居吳不返或歲一歸省墓或數歲  
一歸省墓猶可也死不首丘又不歸骨先壟顧遠  
葬戍所此則矯激好名之過而害天性之恩可已  
而不已者也至遷其夫人遠祔江南而以已衣冠  
代歸葬此尤非也已不歸葬已無以慰父母之望

而不已者也至遷其夫人遠祔江南而以已衣冠  
代歸葬此尤非也已不歸葬已無以慰父母之望  
於地下乃并其婦已葬之骸骨大去其鄉明其與  
父母絕矣孝子忍乎哉是何其於君臣之義厚而  
於父母之恩薄也禮曰禽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  
時則必返巡過其故鄉回翔焉鳴號焉躡躅焉踟  
躑焉然後乃能去之矧血氣之屬尤莫知於人乎  
予讀思穎詩每致憾於歐陽永叔茲給事之葬亦  
未敢附會以爲然聊書杞園記後以質諸知禮者  
云

陳同甫曹操論辯

陳同甫論曹操當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  
臨蜀則劉璋震恐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  
亦不能禦況荊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  
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璋降蜀平然後命夏侯淵  
張郃守之躬自還鄴整兵向荊使許洛之兵衝其  
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荊州破劉備  
蹙然後傳檄江東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云云  
予嘗考之昭烈入益州在建安十九年操破漢中  
在二十年是時昭烈已領益州牧有諸葛公為股  
肱法正為謀主趙張馬超之屬為爪牙劉巴彭義

之流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綱舉目張蜀中已成



眩法正爲謀主趙張馬超之屬爲爪牙劉巴彭義  
之流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綱舉目張蜀中已成  
磐石之勢安得謂蜀人懾操之威必不拒守而且  
謂備不入蜀璋必出降如矇者之道黑白耶讀龍  
川集至此不覺失笑故辯之

### 詩品辯

鍾嶸詩品予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嶸  
以三品銓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  
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  
豈但斥鷃之與鯤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  
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

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昭謝朓江淹下品之魏  
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  
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  
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嘖譏其以筵  
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  
岳鮑昭出於二張允陋矣又不足深辯也

鳩食麥說

康熙癸丑新城之曹村有鳩千百食麥按月令言  
仲春鷹化為鳩喜其能變不仁之心也王制言鳩  
化為鷹然後設罽羅周禮司裘注仲秋鳩化為鷹

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惡其變而之不仁也

化爲鷹然後設尉羅周禮司裘注仲秋鳩化爲鷹  
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惡其變而之不仁也  
夫鳩性拙乃不終安其拙一變而爲強悍猛鷲之  
物可謂不善變者也今不待仲秋而害稼與蝗蝻  
騰螽等鳩之不仁甚矣抑猶鷹之心也夫噫

### 靜逸說

再亭通政家食時封公訥菴先生嘗題其讀書之  
居曰靜逸通政君官京師復以是顏其居志不忘  
也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語又有之曰性靜情  
逸蓋因靜得逸即聖經靜而能安之說也昔人有  
悟心動神疲四字而獲長年者則知養生家言亦

不外乎聖賢之旨先生以是為教通政君拳拳服膺久而不敢忘家學之淵源家風之慈孝皆於此乎徵之既以通政君命題額而又識之於後以伸仰止云

記陳氏再生事

陳氏鳳陽府虹縣人陳文升女也初文升父宗卿以事株連繫獄有陳玉秀者仗義營救得免德之因以女字玉秀子某時甫八齡耳未幾值歲祲玉秀將攜其子遠適瀕行留半鏡為他日驗泗州人周二虎者土豪也瞰玉秀多年不歸強委禽焉女

知之以死自誓二虎率眾劫之女自縊死時康熙

周二虎者土豪也瞰玉秀多年不歸強委禽焉女  
知之以死自誓二虎率衆劫之女自縊死時康熙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女是時年十八矣父母葬  
之而歸妹於周十月十日忽有犬數十羣吠遶其  
墓蹄而發之女復甦過者聞棺中女子啼聲走報  
其家父母亟趨至問曰汝已葬半月今人耶鬼耶  
女曰女非鬼乃人也急開柩攜歸二虎聞復欲劫  
之女遂投玉皇菴爲尼二虎終怙惡凌逼不已女  
乃浼其鄰黃子貴妻胡氏同走京師叩 闕訴冤  
事下刑部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也女年二十有  
三部檄安徽巡撫當周二虎罪而二虎死女復叩

閻余適以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覆疏二虎既死無庸更議乃其夫某適至京出半鏡合之良是奉旨令完婚於京師則康熙三十九年某月日也

### 書寧海木工事

康熙三十年寧海州有木工十數人浮海至大洋忽沉舟其家皆已絕望矣八年乃俱歸言舟初入洋倏有夜叉四輩掣其四角入水至一處宮闕巍煥如王者之居曰此龍宮也王欲造宮殿而匠役缺故召爾輩至此無恐也尋傳王命令入亦不見

王遂至工所各使飲酒一甌即不飢渴如是八年

缺故召爾輩至此無恐也尋傳王命令入亦不見  
王遂至工所各使飲酒一甌即不飢渴如是八年  
不思飲食而工作不輟工既竣夜又復傳命爾輩  
久役於此今可歸矣王有犒直已在舟中可自取  
之各令飲蜜漿一椀夜又引入舟復撮其四角舟  
已出水上其行甚駛頃之抵岸忽覺飢渴乃覓酒  
肆飲食而舟中先已有錢數百千持以歸舟主楊  
御史也操舟者得珊瑚樹一株於洋中持以獻蓋  
亦龍王所酬也初諸匠至工所有督工者自言亦  
寧海人諸生馮姓春名字大年比歸訪之則馮得  
狂疾閉置室中八年矣匠至而疾瘳如舊相識者

所言悉同楊名維喬字岱楨順治己亥進士以御史外遷口北道叅議有廉幹稱

### 書謝良琦事

全州謝良琦字石臞能爲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判常州恃才傲睨意不可一世常以謁巡按御史與予解后公解初未相識彼此不交一言罷去既而知其予也乃遣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勤後貽其刻集中有爲予漁洋詩序予笑語人謝君何前倨而後恭也會同年江陵胡默齋在恪官江南提學聞謝名過毘陵因召見之謝時有母之喪要經而往

甫登舟胡亦卞急人也望見之怒甚急使麾去謝



謝名過毘陵因召見之謝時有母之喪要經而往  
甫登舟胡亦下急人也望見之怒甚急使麾去謝  
傲然不屑予按唐李林甫欲致蕭穎士時穎士居  
喪廣陵聞召詣京師縗麻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  
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忿乃作伐櫻桃賦以刺之  
與良琦事正相類著之以爲文士傲物之戒

書宋孝廉事

雲間宋孝廉懋澄副都御史徵輿之父也精數學  
徵輿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  
乃啓視之至順治四年丁亥徵輿成進士始開前  
緘有一行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

品壽止五十其後康熙丙午果以宗人府府丞遷副都御史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又嘗與淮南白孝廉某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宋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君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爲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已候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懋澄爲治後事畢乃歸歸謂夫人曰白君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逝矣如期而卒宋有九籥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傳皆集中所載也

書化鶴事

十娘等傳皆集中所載也

### 書化鶴事

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距江跬步溪水迴繞修竹  
萬个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襤被來宿貌  
甚雄奇語操西音居止旬日自言愛此地風土欲  
爲僧寺僧難之曰吾橐中有百金裝盡以相付但  
仰餽粥於此足矣從之隨落髮每日粥飯外即面  
壁不語或竟夕不臥亦不誦經參禪如是六七年  
初不解衣或竊視其兩臂皆有銅圈束之莫測也  
一日日夕與儕輩立江干有數人泊舟登岸望見  
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止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

歲忽沐浴禮佛遍別寺僧云明日當涅槃衆以為  
 妄漫應之至期敷坐江岸頃之火自鼻中出煙焰  
 滿空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周  
 伯衡體觀時為南昌監司述其事作化鶴記

書諸暨陳氏女子事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子年甫十六為杭鎮撥什  
 庫某所得鬻於銀工逼之堅不肯從會杭人郭宗  
 臣朱□生尚御公者倡義醵金以贖難民知女子  
 之節贖之甫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其鄉里姓  
 氏則其夫也明日贖一嫗至又其母也繼又贖一

嫗至又其姑也有兩翁覓妻女踉蹌至門詢之又

氏則其夫也明日贖一嫗至又其母也繼又贖一  
嫗至又其姑也有兩翁覓妻女踉蹌至門詢之又  
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皆聚悲喜交集鄰里  
聚觀太息以爲異事有泣下者蓋女子將於十二  
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云三人者具  
衣帨治酒醴爲之合卺給裝而歸之

書盜發修武伯墓事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盜發古冢視其誌  
銘乃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一千一百石修  
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壬申嗣其  
父爲燕山前衛百戶守禦開平永樂間五從車駕

北征有功累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洪熙中陞後  
軍都督府僉事賜蟒龍衣充叅將鎮守大同尋命  
爲總兵官鎮居庸宣德中征樂安州破兀良哈北  
狩洗馬嶺比日扈從陞都督同知總督官軍匠作修  
造京師城垣濠塹橋道正統中陞左都督勅諭提  
督營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正統  
辛酉告成特陞今爵錫誥券子孫世襲以八年夏  
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門北原子榮孫煜  
留守中衛指揮王淳撰文卞聚書龔善同篆予考  
弇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錄之

書門人程聖跂二母賢節事實後

弇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錄之

書門人程聖跂二母賢節事實後

聖跂本生母及嗣母皆吳氏蓋同胞兄弟也長適程君肅菴爲聖跂本生父季適程君畏巖爲聖跂嗣父亦同胞兄弟畏巖卒無子以肅菴第三子爲嗣即聖跂也初肅菴已出嗣世父於畏巖分爲從兄以服次論之聖跂義不應嗣然畏巖疾革繫念承祧思于諸猶子中擇一稍長者爲之嗣屬意聖跂而未敢言時肅菴適遊學他郡諸戚屬俱相顧未有定議肅菴之配吳獨毅然曰吾觀叔氏似待此瞑目何忍聽其不祀乎於是告于舅姑之廟遂以

聖跂定嗣焉是舉也自伯叔以及內外宗黨皆嘖嘖稱其賢即肅菴聞之亦以其能達權通變委曲以成大義也而深許之畏巖卒時其配年甫二十自定嗣後柏舟砥節皎若冰霜亦賴其姊時時左右之俾無艱虞以成其志論者蓋兩賢之而聖跂服勞奉養於二母間皆能得其歡心今嗣母年登五十例得題旌聖跂因臚舉事實乞余一言以徵信夫巾幗中如程氏二母亦非易及者爰爲標舉大概連類書之俾聖跂他日附之家乘云



帶經堂集卷八十一



帶經堂集卷八十一

三ノ子

野史類編卷之六

三

口三皮三司高  
野史類編卷之六  
其



野史類編卷之六

知不足齋叢書卷八十八



